《讀書嗰陣身邊梗有個肥仔，我就係嗰個肥仔...》

作者: 八運當令

Powered by 紙言

1.1

「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早晨的鬧鐘響起。

這真是個非常討厭的時刻。

瑟縮於被窩裡的我伸手到床頭櫃，亂摸了一番，終於摸到了那吵過不停的鬧鐘。

朦朦朧朧，我瞥了瞥顯示屏上的時間...

那是個電子鐘，所以只有數字，沒有時針。

現在的時間是七點十五分，但我心裡清楚，這個時間是假的。

真正的時間應該是七點正才對，因為我刻意把時間調快了十五分鐘...

為什麼！？

把時間調快一點，感覺上好像賺了一點時間吧。

假如我把時間調快了些，那麼我的時間便永遠比這個世界的時間為快。這樣做，至少能確保，無論我做什麼事也好，總會有十五分鐘的時間讓我緩衝一下。

譬如每朝上學，我總會比正常要起床的時間早了十五分鐘起床，這樣不但能降低上學遲到的機會，還可以給予我充分的時間去買早餐，回校途中也不用那麼匆忙...

因為我知道，我擁有這寶貴的，我自製出來的十五分鐘。

可是，把時間調快這個做法是有副作用的，因為我每晚都會比原定的睡覺時間早了十五分鐘上床...

感覺上，其實我的世界又好像...不，是的而且確沒有多，也沒有少了這十五分鐘的時間。

不過，我安慰自己，早一點睡有什麼不好？

早睡早起，身體才會好。

但是，我逐漸發現，刻意把時間調快，原來只是個自欺欺人的行為。

因為我的理性不斷干擾我，說：「這個時間並不是真的。」

久而久之，當我望見時鐘上的時間為七點十五分，我的大腦會自動將時間調整為七點正，然後再多睡十五分鐘...

想深一層，真有點無謂。

但是，我就是一個這麼樣的人，而我亦從沒有想過要把電子鐘上的時間修正，畢竟已經習慣了身體裡

的這種自動調整模式...

扯得好像有點遠，快去到大西洋，我們回來故事這裡吧。

我一如往常地賴了十五分鐘床，才慵懶地，慢條斯理地，不情不願地起床。

起床後，刷牙，拉一下屎...

一邊刷，一邊拉。省一點時間，多一點效率。

進行了簡單的梳洗，換好校服後，我便上學去了。

真是不明白，為何人要讀書？為何要一早起床上學去？為何今天是星期一？為何週末週日的時間總是過得這麼快？

很苦惱，也很困惑...

對於上學這回事，我是十萬個不願意。

但是，很多年後的我竟然發現...

讀書，原來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

先到樓下的麵包店買點吃的。

燒賣，腸粉，一盒麥精。

我最喜歡的早餐組合。

一邊吃，一邊走路上學，一如以往。

我家住柴灣，學校也是位於柴灣，而且路程一點也不遠，只須走路十分鐘便能抵達學校，算是方便。

柴灣無疑是個好地方，感覺像是市區中的離島一樣，地區的節奏一點也不急促，與繁忙扯不上半點關係。

「喂！」後方有人大喊：「騾仔闊！」

我頓了頓，發覺這是把熟悉的聲音。

「騾仔闊！」聲音的主人又再大喊了一聲。

我站住，回頭應道：「都話唔好咁叫我咯！我個名係叫雷梓謙。」

「嘻...都係一句者。」

眼前這個正在笑嘻嘻的人，是我的同班同學，兼好朋友，王啟源...

千萬不要弄錯，不是唱歌的那個王品源，是王啟源，雖然他總是哼著那首...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說時遲，那時快，他竟然又開口唱了。

「你食緊咩？」我問。

他手上拿著個體積頗大，疑似是麵包的東西。嘴邊還沾滿了肥膩到不行的沙律醬，相當不修邊幅。

「吉列豬扒包。」阿源豎起了姆指，像是要表示味道很不錯。「街口開左間新麵包鋪，個包就喺嗰度買咋嘛，唔錯喎，價錢合理，味道又幾好，下次你都試下啊！」

「哦，好啊。」說罷，我伸手進褲袋，掏出了一張紙巾，遞了給他：「不如你抹一抹咀角啲精先？」

他將其接過，露齒笑著，笑的時候雙眼瞇成了一條線，還露出了其招牌般的，兩排全哨了出來的牙，說：「唔閪該。」

「其實唔該咪唔該囉，點解係都要加個閪字？」

雖然我也會說髒話，但不會像他那麼濫用。

「乜你唔覺真心說話用粗口黎表達，係會真心啲咩？」

真的不覺得。

＃＃＃＃＃＃

學校的課室裡。

「咦...你做左週記未？」才剛剛放下書包，阿源便突然這樣問。

「週記...」我猶豫了一會...

！？

「大鑊，我仲未做添！」

週記每星期交一次，逢星期一第一個小息完結前，全班的週記簿必須放到班主任凌老師的教職員桌上，由阿源負責收集...

並不是因為阿源是甚麼班長抑或科長之類的，只是他在班上一向愛搗蛋，老師認為他太頑皮了，於是分派了他一些班務，就是收集全班的週記。

週記這功課，是最容易被忽略，因為完成它需要靈感，而靈感這東西是神出鬼沒的。所以，很多時候週記都會被放到最後才完成，甚至將其擱置。它並不像有公式可尋，能推斷並計算出答案的數學。

其實，週記某程度上只是作文，但所作的內容要關乎自身，好讓班主任凌老師能夠多了解班上同學的內心世界...

而老實說，我這個人比較不懂得如何表達自己，更何況是利用文字去表達自己。

「唔撚係啊你！？」阿源表現得有點驚惶：「你咪累我喎，如果啲週記限時前交唔到上去，凌老師講明會重罰我架！」

「佢罰你咋嘛，又唔係罰我...」事不關己，己不勞心。

「嗱...你咪同我玩野啊，即刻同我做左個週記佢！」他義正詞嚴，表現異常認真。

看來他真的很害怕被班主任懲罰，他那麼在意，有時候我真有點懷疑他是否一直暗地裡喜歡著年輕又貌美的凌老師。

「我都諗唔到寫乜好...」對於寫東西，我感到有點窘迫。

「是但寫啲野落去啦屌！」

「點是但啊？唔通作首詩落去？」

阿源雙手抱肘，闔起眼，低著頭，彷彿陷入了一片沉思：「一於寫詩，你諗唔到呀嘛，我而家即刻作一首俾你，你拎起枝筆跟住抄！」

「係真唔係啊！？」這麼厲害？

「係，仲要係一首新詩！」他一副很有自信的模樣。

於是，他一邊讀，我一邊跟著抄，只用了大概五分鐘時間，我便順利寫完了週記。

雖然阿源這個人經常粗口滿天飛，但有時候，我認為他於某些方面是挺有才華的，例如隨機應變這方面，即我最不擅長的方面。

感覺不錯嘛，作為一星期的開始。

1.2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下課的鐘聲響起，現在是小休時間。

「肥仔謙肥仔謙！」一把嬌俏動人的聲音。

正在整理櫃桶內雜物的我抬頭一看，原來是班中的可愛教主，美華同學。

「你有無時間啊？阻唔阻你？」她問，臉上掛著一抹逗人憐愛的微笑。

這種問法...難道我可以直接答沒有時間，你會阻我嗎？

用這作開場白，九成是有求於我，絕對不會是想約我到樓下約會一下，或者邀請我跟她聊心事...

因為這些機會，並不是屬於我的。

「唔阻，咩事？」我也報以假惺惺的親切微笑。

「有啲數學問題想請教你。」她手上那的數學書本所翻開的那一頁，我認得，是上星期教過的一元二次方程式。

這種數，對我而言並沒有難度。

「哦，好呀。」我執拾了一下自己的桌面，好讓美華將書本放下。

老早便猜到，一定又是來請教我數學問題，由於我的數學成績一向不俗，所以，很多時候同學們於這個學科上遇到什麼難題，都會前來詢問一下我，縱使我並不是逢問必懂。

其實都已經習慣了，班上的女同學主動前來找我，離不開尋找關於數學算式的答案，或者請求我替她們搬一下重東西。

問課的過程中，美華一直站著，也許她認為微微俯身這動作會顯得比較有誠意，而我亦沒有邀請她坐下。她那把飄逸的長髮一直在我面前揚揚盪盪，髮香撲鼻，對此其實我是挺享受。

加上，她一直微彎著身子，只要我往後挨向椅子，便能欣賞到她背後的翹臀和美腿...

有時候，真有種想從後熊抱著她，親吻一下她的白滑後頸。

相信每個男生都曾經對女生有過類似的幻想吧...

因此我深信，擁有這些想法並不屬於心理變態。

雖然美華並不是我喜歡的人，但心裡總是會情不自禁生起類似的遐想。

「哦...條數原來係咁計既，咁我明白哂喇。」說罷，她收起了課本，轉身便走了。

被利用完了。

我替她解決了三條全課最難的題目，她卻連謝謝也沒有一句。

算吧，女生們這種「打完齋唔要和尚」的態度，我早就慣了...

試問有誰會喜歡跟胖子待在一起？

正如我從不會主動跟班上的肥婆聊天一樣。

1.3

下午的體育課。

我最討厭，亦是最害怕的體育課。

可能是因為我是個胖子吧，體能方面實在太遜，跑步永遠是男生之中最慢的一個。反應也很遲鈍，球類活動實在不適合我，球衝過來的時候，總是反應不及將其接住，無論是足球，藍球，抑或是只需站著來打的乒乓球...

想深一層，乒乓球的難度其實相當高，因為球很小，球板也很小，某程度所需要到的技術是更高才對。

另外，我最怕玩單槓了，因為全班裡往往只有我一人連一下引體上升也做不到，就連骨瘦如柴的阿源也能不可思議地做到六下。

後來才發現，原來體型瘦小的人，由於體重較輕，所以能更容易做到這個動作，這根本與是否有肌肉無關...

而我這個胖子，不單身體厚重，且沒有半點肌肉...

「大家努力啲，認真啲。呢九分鐘，同我爆盡佢，得唔得！？」體育老師拿起了哨子，準備發出起跑的訊號。

「得！」男生們異口同聲，氣勢如虹地叫喊。

「俾哂我！唔好留力！得唔得！？」老師又再鼓舞著大家的士氣。

「得！」唯獨是我，只做了個咀型當作是回應。

這是例牌的測驗環節，俗稱跑九。九個圈，於指定時間內完成，便算合格。假如能以比合格更快的時間完成，當然能獲得更好的成績。

至於合格的時限是多少？

不記得了，而我亦從不關心這個數字，因為我總是不合格。我並不想去探究，自己跑得有多慢，所以時間並不重要，反正我一定不會合格。

「哨！」哨子聲響起。

大家隨即群擁而上，而我則慢了半拍，才一開始，便落後到最尾的位置，可能是因為我想事情想得太入神了...

學校設有兩個籃球場，一邊是我們這班男生使用，另一邊為女生使用。我十分在意另一邊球場的某個身影，更經常情不自禁地向那邊偷望，弄得我經常心不在焉。

「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

才跑了兩個圈，呼吸好像變得越來越急速，喘氣的程度加劇。

媽的，還有七個圈，餘下的路程，怎樣挨下去！？

今次會否連九個圈也完成不到！？

都怪我平時吃太多零食，坐太多，不運動，和睡太多的覺...

別胡思亂想，此刻應該專注於調整呼吸的節奏和向前衝的步伐！

即使最後一個衝線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把它完成，否則我又會成為全班的笑柄。

「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

跑步真的是很辛苦的一回事。

假如能順利完成的話，待會我一定要獎勵自己一枝五百毫升的寶礦力！

忽然有人捏了我的右胸一下，感覺有點痛...

「肥仔謙...你對波真係好好揸。」留下了這一句，那個人便一個箭步，往前繼續衝刺。

又被捏了一下，今次是另一人。左邊胸被捏得有點痛。

「軟綿綿咁，好似女人。」笑嘻嘻的他，揮手跟我道別後，便跑走了。

再被捏了一下，今次是雙龍出海，痛上加痛。

「大波，咪奶fing fing咁啦，跑快啲啦！」這是第三個。

大波，是我於班上的花名，但很少人用這個稱謂，至少女同學們不會這樣叫，通常都是男生。討厭上體育課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上衣太薄，加上尺碼有點窄，導致我原本已很豐滿的一雙奶子，變得更加凸出，形成了「飛釘」的局面。

「你地行先，我一陣追上黎。」我氣喘喘地回應。

對於以上的一切一切，我均報以微笑。

那是一群比我跑快了一個圈的同學...

一班很愛摸別人奶子，卻又不敢向女生就範的窩囊。

縱使我十分討厭別人捏我的奶子，但我從不會反抗，也不會表現出任何的不滿。

因為我深信，多一個朋友總比多一個敵人要好，而且忍一時，可以換來風平浪靜的話，何不忍耐一下？

喜歡將自己的歡樂建立於別人的痛苦身上，就即管讓他們這樣做。

況且，我安慰自己說，他們只是跟我玩一下而已，並不是全心想要取笑我的，正是因為我胸前掛著這雙非常稀奇獨特，不是人人有資格擁有的奶子，才能與他們建立出一種特殊的友誼。

「肥仔謙！」身後一把熟悉的聲音，是阿源。

「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呼～！嗄～！」氣很喘，我根本沒餘力回應他。

「頂唔頂得住啊你？」阿源已經來到我的旁邊，即將要超越我。

「……」我搖了搖頭，意志力好像快要用完。

阿源放慢了腳步，與我並肩一起跑著，而這個時候，越來越多人把我超越過去。

「唔使等我喇，你繼續上啦！」我用盡了體內餘下的奶力，吐出了這一句。

「得啦，我有分數。」他氣定神閒。

「我跑得太慢喇，咁樣落去一定會超時…」唯獨面對著阿源，我才會吐出心底裡最真最毫不掩飾的話語：「我唔想拖累你。」

「屌你啦！乜我似係會賴低朋友既人黎咩？」他露出了那排儼如賓尼兔的哨牙：「還掂有時間，同你一齊跑啦。」

「……」我沒有再講話，只是微微點了一下頭。

因為，一切一切，此刻都在心中。

「唔好收步啊，繼續踏向前…」

每當我開始累得放慢步速的時候，阿源總會伸手推向我的背，想要從後給予我一點向前的動力，讓我保持速度。

「保持住呢個速度，呼吸要再有節奏啲，兩下吸，兩下呼。」他一邊跑，一邊從旁教導著我。

不知為何，我的步調好像變得越來越順暢，而且呼吸再沒有如先前般辛苦。

也許跑步真的需要一點點的技巧，當然意志力也很重要。

但我始終認為，這種一直從旁從後推動著我的無形力量，比自身的體力和意志力還重要。

最後，我竟然於十一分四十五秒完成了這地獄般的九個圈。

「終於跑完喇，犀利啊騾仔闊！」阿源氣也不喘一下，一副游刃有餘的樣子。

對啊，真的很厲害，我竟然能於限時的十二分鐘內完成了九個圈...

難以置信地合格了，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

汗一直滴下，相信此刻我的嘴唇一定又乾又白。

跑九，卻跑到似一隻狗。

課堂結束後，我買了兩枝寶礦力，我跟阿源一人一枝。

相當難忘的一次體育課，回到班房，眾人得知我於跑九中獲得了合格的成績，均表現得有點驚訝。

「肥仔謙，犀利！」其中一位女生向我豎起姆指。

我看得出，那是出自真心的讚美。

「估你唔到喎大波，突然跑得咁快既！？」

那幾個很愛奶子的男生，也趁機走過來扮作老友鬼鬼，性侵犯了我一番。

雖然奶子很痛，但我並沒有反抗，反正今日是值得開心的日子。

1.4

胖子所遇到的其中一個煩惱，就是體臭。

出過一身大汗後，總會弄得一身比任何人都要強勁的汗臭，真的是有苦自己知，其他人根本不會明白這問題背後的苦況。

相信沒有人會喜歡汗臭，當聞到了汗臭，任何人都會擺出一副像是聞到了屎一般的狗屎臉。

說穿了就是嫌棄，這種味道，是嗅覺上的強姦，對鼻子的性侵犯。

所以，我一直也很介意纏於自己身上的那股汗臭。

每當上過體育課，我便會噴一下那枝隨身帶備，總是出現於背包裡的止汁劑。

我真的很怕，很怕看見女生那聞到了汗臭後所露出的嫌棄表情。

「咦～～～！咁臭既！？係咪你啊肥仔謙？」

某次上課途中，班上其中一位女生將矛頭直指向我，弄得我異常尷尬，很難為情。

我不明白，為何嫌疑總是歸向我，即使最後所發現到的真兇並不是我。

當時，我立即偷偷地嗅了嗅自己的腋下...

嗯，的確散發著一點點臭狐的味道。

真的，就只有一點點，不明顯的...雖然自己根本不會嗅得出自己身上的臭味。

剛才的午飯時間，我到了樓下籃球場投籃了幾球，本來只是打算鬆一下飯後的筋骨，卻不幸地出了一點點的微汗...

嗯，可能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那位女生的狗鼻，嗅到了不應該存在於這班房的味道。

自從那一次之後，我便相當注重汗味這回事，止汁劑必須隨身帶備，必要時便噴幾下，用一身爽朗的檸檬味維護著自己的尊嚴。

對我而言，止汗劑是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因為它免卻了我不少生活上的煩惱，讓我的自信不用經常受到無情的打擊。

但，止汗劑只能治標，並不治本。

汗臭始終是身體發出來的，若要根治的話，便必須消除經常黏附於身上的這股味道。

在家中洗澡的時候，我試過將很多很多的肥皂液，倒在毛巾上，然後很用力地擦著身體上的每一寸皮膚，特別是容易積聚異味，一些不見光的關節摺疊位，例如腋下和脾罅。

很用力擦，而且擦了很久，就連皮膚都擦紅了。

腋下有點針刺般的痛，我瞥了瞥手上的毛巾，竟沾上了一點點的血，原來是將皮膚擦損了卻不自知...

很討厭，為何汗臭這回事會發生於自己身上！？

當時甚至感到很委屈，於是在俗室裡大哭了一場。

後來發現，這種體臭的味道是擦不走的，當下次身體再次出汗，那種一直纏著我，令我煩惱不堪的臭，又會再一次跑出來。

結論是無法根治，故只能頻頻使用止汗劑。

而且，那些嫌棄汗臭的人，好像並不介意我多噴一下止汗劑，於是，這個煩惱算是暫時性地被解決了。

可是，身為一個胖子，煩惱還有很多很多。

常人根本不會理解。

＃＃＃＃＃＃

大波，是另一個問題。

怎樣才可以令自己的一雙奶子變得小一點，至少不要那麼突出嘛。

我知道，女生們也定會注意到我那雙比她們還要豐滿的奶，只是她們不干預，不作聲，也不會取笑我...

也許對她們來說，這根本不值得去取笑，作為女生，那雙應份掛在胸前的奶，竟然比作為男生的我為小，其實好應該反省並檢討一下才對，所以她們一直將我的大波當作視而不見。

為解決這問題，我曾經到專門售賣體育用品設備的店鋪，購買了一對瓦鈴，希望在家中健一下身，舉一下鐵，能把日益強大的大波抑制一下，甚至將它縮小，縮至一個不會再惹人嘲笑的地步。

原來瓦鈴一點也不便宜呢，蠻昂貴的，也相當重。

當時，我竟忽略了運送這回事，將兩塊幾十公斤的鐵用手托回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過程中，我停下休息了很多次，還出了一身大汗，還未正式使用，便幾乎筋疲力盡。

雖然花了一點點的零用錢，但我深信那是值得的。

於是我開始練習。

躺在床上，握著瓦鈴的雙手往兩旁張開，像是展翅的動作，定住一會，然後把雙手收回來，直挺著手，稍為放鬆一下，然後再慢慢地向外伸展，再收回來...

每次四組，每組五下。

那是我在網上參透得來的，網上那些看似頗有健身心得的人表示，假如想把自己的胸練好的話，便要做一下這個動作，持之以恆的話，莫說是胸肌，岩石胸也能變出來！

遺憾的是，我那對奶子不但沒有變小，還好像變得更凸出了點...

媽的，竟然來了個弄巧反拙，奶子雖然變硬了，卻變得比之前的奶子更像奶子。

都尖出來了。假如再多打一個哆嗦，身體出現冷縮熱漲的現象，兩邊乳頭變大，胸部肌肉同時緊縮，飛釘的程度會變得前所未有地明顯。

後來我請教了一下平時會做運動的朋友，才發現原來這個練胸的方法是錯的，那個躺下來拿著瓦鈴的展翅動作，只會把胸練得更大。

而我，本身已長有很多肥肉，若然再於肥肉底下再積聚一層多餘的肌肉，只會令上胸變得更加豐滿。

我很後悔，真的很後悔。

走路的時候，我不敢挺起胸膛，因為我十分介意胸前的那一對巨波。

久而久之，我好像開始變得有點駝背，走路的時候拖著有點佝僂的身軀，一副毫無自信的模樣，比之前變得更沒有自信，甚至來到了自卑的地步。

你現在應該稍為明白了嘛？

其實胖子所遇到的問題可真是不少啊。

胖子很煩惱，只是胖子不說。

1.5

相信每個男生都曾經有過類似的煩惱，就是喜歡上了一個人，卻又不知道應該如何讓對方知道。

表白了，可能會好心做壞事，最後連二人那最基本的友誼也破壞了；不表白，卻又苦了對她朝思暮想的，那個不中用的自己。

暗戀這階段，是最痛苦的了，明明是喜歡，卻又開不了口...

就是開不了口讓她知道，就是那麼簡單幾句也辦不到。

我同意那句說話，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莫過於喜歡的人站在自己面前，她卻完全不知情，而且是永遠都不會知道。

走廊上，我遇到了那個我十分傾慕的她...

「古嘉淇，你就勁啦，英文測驗又拎八十幾分，又係全班最高分。」她身旁的女同學說著。

「邊係呢...」她輕輕搔了搔自己的頭髮，像是顯得有點難為情。我知道，那是謙虛的表現，

此時，她竟然望向了我，我跟她的目光接上...

這種四目交投的震撼，這種「她注意到我了」的興奮刺激，實在難以用筆墨形容。

「肥仔謙！」阿古向著我這邊走來...

對，我們男生一般會稱她作阿古，不會喚全名。這樣子感覺上好像比較親切，就如別人都會稱我作肥仔謙一樣。

還有幾步，她便來到我的面前了，那將會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阿古難掩其雀躍之情，說：「有事搵你！」

「咩事？」我故作鎮定，花了很大的力氣，才得以抑壓著心內的那份緊張，以至開口講話時不會語窒，以及心跳不會以難以自制的速度加快。

這種技巧，我經已鍛鍊多時。今時今日，已經再不是難題。

「有無興趣參加下星期既數字推理搶答比賽？」她微笑著說。一種將別人內心融化的親切
。

她的唇雖小，笑起來的時候，上排那雪白的齒輕輕咬著下唇，笑得很燦爛，也很漂亮。

加上，那把爽朗的短髮，那雙愛笑的眼睛，單是其樣貌，便已經完全把我俘虜。

「嗨！做咩啊你？呆左咁既？」阿古不斷在我面前揮手。

一時想得太投入，再次心不在焉地呆住了。

「呃...咩比賽話？」我立即回神。

「數字推理搶答比賽。」她圓滾了一下眼珠子，又說：「我知道你數學成績一直都唔錯，所以想睇吓你有無興趣代表我地班出賽。」

「呢層...」我渾身不自然地搔著頸，一時答不出口。

從她口中說出來的讚美，我感到特別不好意思，此刻我表現得有點不知所措。

其實班上數學成績好的人又不止我一個...

「有無興趣？」她眨了眨眼。

不能跟她正視，那種難以抵擋不住的魅力，快要將我的意識完全侵蝕。

我沉入了一片胡思亂想，為什麼她要找我？

抑或，她已經找了其他人，只是其他人不答允，最後才找上我？

到底我在她的心目中是一個怎麼樣的位置？

「不如我介紹多啲關於比賽既野你知啦，至於想唔想參加，你遲吓先再答我，好唔好？」

「好。」非常好的安排。

「呢個比賽，每班會派出三個人出賽，由於我地只係中三，屬於初級組，初級組即中一至中三。假如計埋我地班既話，初級組總共有十組參實，雖然話係數學比賽，但其實大部份既題目都係關於數字性既邏輯思維，有啲甚至係ＩＱ題，所以呢個比賽非常適合數學頭腦好好既你...」

其實我的頭腦一點也長得不好，只是比較喜歡研究算式而已。

阿古一直說個不停，講話非常流暢伶俐，高材生不愧為高才生。

她繼續說：「到時比賽會喺禮堂進行，主持人只會以口講形式讀出題目，到時你地同組幾個人要一邊聽，一邊諗，甚至一邊計，最先講出正確答案既一組會得分...比賽既形式大至上係咁。最主要係講求同組既合作性，同埋對數字既敏感。」

「哦...」我依然表現得呆呆的。

「嗯！」她點了點頭，說：「不如你考慮吓先？聽日放學前答覆我好嗎？」

「好...」我也點了點頭。

「嗯！等你好消息。」她回眸向我揮了揮手作道別。

面對著她，我總是只有吐出單字的份。

不是她的氣勢太強，而是我仍然沒法控制心裡的緊張。

這實在是...

女生來找我，通常是有求於我，這一點不會錯。

但是，今次的感覺卻不一樣。阿古之所以找上我，並不是單純的想利用我，而是看中了我於數學方面的才能，是真心的欣賞我，希望我的能力能得以妥善應用。

等我的好消息...

對她而言，我的參與原來是一件好事。

原來，我的存在價值是那麼高嗎？

「哎啊～！」忽然有人在旁叫喊了一聲，將我從沉思中拉回到了現實。

原來是走廊上的一位女生弄丟了手上那一大疊的筆記，紙張散落了一地。

而我，就站在了她的附近。

要幫手執拾？抑或視而不見？

正常人都會選舉前者吧，但我表現得有點猶豫，內心相當忐忑。

這種情況，令我回憶起上一次那不太愉快的經歷...

同樣是女生弄丟了東西在地上，於是我幫忙執拾一下。將物件交回到對方手，兩手不小心觸碰的時候，她竟然瞬間縮回了手，而且露出了一副極度怪異的表情，那種表情到底是什麼，實在是難以形容，像是見到了鬼一般，總之就是驚慌。

「？？？」我當時的反應，滿腦子都是問號。

那件物件仍然握在我的手裡，對方像是無意想取回一樣。

可能大家會猜，是否男女之手觸碰，有了觸電的反應，於一瞬間產生出戀愛的火花？

想得美，現實往往跟想像的相反。

她之所以有這樣子的反應，後來從別人的口中得知，原來是因為我的手汗。

的確，我承認自己是有手汗的，但我問過其他人了，情況並不算很嚴重，只是手心總是有種溼溼的感覺。

胖子就是這樣，大汗嘛，連手心都也會冒汗。

那位女生定是觸摸到了我的手汗，於是感到很嘔心，很不衛生，於是現出了當時那種表情...

後來經過了一番研究，其實那根本就是嫌棄的表情，一個嫌棄到了極點的表情。

那位女生始終沒有取回那屬於她的東西，然後還裝作若無其事地說：「其實我唔用架喇，送俾你啊。」

然後便走了。

老實說，她這個反應和行為，比當面打我一巴還要難受。

被嫌棄的感覺，真的一點也不好受。

而那件東西到底是什麼？

是一隻拳頭般大的奇異種子毛公仔玩偶。

「隔離班條八婆使唔使咁啊？手汗咋嘛！？有咩咁大不了？如果佢用呢副嘴臉對住我，咁樣同我講野？我一定煎佢老母塊面一巴！死八婆死八婆！」阿源得知這件事後，不斷為我抱不平。

「算啦，我都明既，換轉係我，我都唔會鍾意手汗。」我沒精打采地說。

所以，我很討厭自己。

「我平時都唔係咁妥條八婆架喇，平時喺走廊撞口撞面，佢都眼超超架！佢老闆，都唔明有咩咁好超，又唔知自己生得矮，條腿又短，對波又細，除左對眼大啲之外，佢身上根本無樣野係得！仲有呀，鍾意埋哂啲奇異種子，九唔嗰搭八，係女都會鍾意比卡超小火龍架啦仆佢個街！」

阿源一直在臭罵著那位女生，其實又不關他的事，他為何會表現得這麼激動呢？

也許他知道我受了委屈，於是想替作為朋友的我發洩一下吧。

好了，回來到正確的時間線吧。現在，我的眼前，一位女生弄丟了手上那一疊厚厚的筆記，到底要幫忙執拾，然後很大機會被別人再一次嫌棄，抑或扮作看不見，若無其事地走開？

對我來說，這可真是個人生交叉點。

內心是很想施予緩手的，但這個世界是很奇怪的，雖然自己想幫人，但別人卻未必希望你前去幫忙。再者，我又不是金城武，我深信，即使金城武有手汗，也沒有女生會感到嫌棄...

這就是現實，好醜命生成。

說穿了，其實問題並不出自於我的手汗，而是因為，我是一個外表不討好的胖子。

可是，最後我還是彎下了身，替那位女生執拾了那散落到地上的筆記。

即使再一次被嫌棄也沒所謂了，畢竟我對這一切一切經已習慣。而且，若然要當作視而不見的話，我實在辦不到，身體往往是最誠實的，比理性還要真誠。

「啪啦！」身後突然發出了一下令我感到駭然的聲音。

屁股位置有股涼涼的感覺...

媽的...不會是彎身的時候，校褲爆了呔吧？

「哇哈哈哈～！！你地過黎睇吓！！！」後方有人叫嚷著。「大波條褲爆呔喎！快啲過黎睇呀喂，大波露白底啊！」

「咦～！係喎，都爆得幾勁吓喎！」

「好大陣籮味傳入我鼻～！」

「哇哈！逼得太緊！逼得太緊！」

聚集於附近看我出糗的人逐漸增多，眾人均紛紛大聲嘲笑著，大部分都是男生。我注意到，其他圍觀的女生只是掩著咀細聲笑，沒有那班男生般過份。

自己的尊嚴雖然備受踐踏著，我卻表現得無動於衷，維持著蹲下的動作，為那位女生繼續執拾著她弄丟了的東西。

那位女生當然也注意到了現場所發生的一切，我感覺到對面的目光投到了自己的臉上，彷彿在觀察著，我到底會有如何反應，會有什麼表情？

但我卻沒有跟她對視，只是專注地執拾著，做著自己應該做的事...

因為我不想再見證自己如何被別人嫌棄，即使她並不嫌棄，我也不需要得到別人的憐憫。

突然，後方又傳來了一陣喧嘩聲：「哇！！！」

「嘩！有人露Ｊ啊！」

「係喎，有人露小雞雞啊！快啲過黎睇啊！」

「咦～！核突，死變態佬！」一眾女生不斷咒罵著。

劇情峰迴路轉，我終於按捺不住，回頭一看，發現某位剛才有份大聲嘲笑我，穿著運動服的男生，竟然整條褲被除下來了，就連其底褲都...

那位男生表現得相當不知所措，兩邊臉都變得通紅了，他連忙抽起自己那條幾乎跌到地上的短褲，鼓著惱怒的腮，四處張望，想要找出那個令他出醜的真兇，卻由於人太多，一時找不到。

這時候，阿源不知道從何處竄了過來，臉上掛著不為好意的笑容，還跟我單了單眼，向我豎起意有所

指的姆指...

難道...剛才惡作劇的人是他！？

「嗨！冰冰！」阿源說。

她就是冰冰！？

阿源跟我談及過這個人，說最近喜歡上了鄰班的一個女生，其名字叫冰冰，原來就是眼前這位戴著黑框眼鏡，外表斯文，弱質纖纖的女孩。

冰冰莞爾，點了點頭示好：「啟源。」兩邊酒窩很迷人，笑的時候很美。

阿源說：「你拎住咁大疊紙去邊？」

冰冰接過了我遞給她的紙張：「去圖書館影印。」接著，她跟我道謝：「唔該你。」好像沒有察覺到沾了在紙上的手汗，或者根本就打從心底裡不介意，我不知道。

「嗯。」我感到有點尷尬，只是點了點頭。

阿源指著我：「佢叫肥仔謙，我好朋友。」

「哦...原來就係佢？」冰冰掩口笑說：「佢好好人啊，頭先我真係好狼狽。」

阿源打蛇隨棍上，說：「不如我陪你去圖書館影印？還掂咁多筆記，你一個人都拎唔哂。」

王啟源，有你的...果然很懂得把握機會。

冰冰考慮了一會，像是想要推搪，生怕會麻煩到別人。阿源卻一直表現得主動殷勤，最後成功打動了對方。

最後，二人一起往圖書館的方向走去。

想不到平時做事漫不經心，吊兒郎當的阿源，於和女生相處方面挺有一手。

或者我真的應該跟他學習一下。

阿古啊...

我喜歡了兩年多的女生，除了暗地裡傾慕之外，我還有什麼可以做到？

1.6

某天課堂結束後，班主任凌老師忽然跟我說：「雷梓謙，等陣午飯時間上黎搵一搵我。」

大件事了...我心裡暗叫不好。

凌老師吩咐同學到教職員室找她，一定不會是什麼好事，而且她剛才的神情那麼嚴肅...

難道是我最近犯了什麼錯，抑或成績突然變差，於是欲找我訓話一番？

午飯時間。

吃過午膳後，我便懷著戰戰競競的心情來到教職員室的門前，輕輕敲了敲門後，便推門進去。

「凌老師，請問搵我有咩事？」我說，她正在埋首於批改我們的作業簿。

她抬起頭，推了推眼鏡。

「坐低先。」她示意我坐下，語氣十分溫柔。

坐好後，她又說：「最近你發生咩事？」

發生了什麼事嘛！？

沒有什麼特別啊，只是一如以往地過，並沒有什麼好事和壞事降臨到自己身上。

「.....」我噤聲不語，只是搖了搖頭。

「係咪發生左一啲唔開心既事？」

「無。」我堅決搖頭，真的沒有...

要是有的話，都只是自己的自卑心作祟，但她應該毫不知情。

「咁你喺週記度所寫既內容，到底係...？」凌老師將週記遞給了我。

週記...？

阿源為我即場而作的那首新詩？有什麼問題嗎？

我將其翻開，這下才認真地看了一遍，那首詩，大概是這樣寫著的：

「前面是哪方？誰伴我闖盪，沿路沒有指引，若我走上又是窄巷？
尋夢像撲火，誰共我瘋狂？長夜漸覺冰凍，但我只有盡量去躲。
誰願夜探訪？留在我身旁，陪伴度過黑暗，為我驅散寂寞痛楚。
尋覓沒結果，誰伴我闖盪？期望暴雨飄去，便會衝破命運困鎖。」

諗...?

看真一點，這首新詩的內容，好像的確有點負面，字裡行間彷彿瀰漫著一股相當沉重的負能量一樣。

難怪凌老師會找上我，原來是這個緣故。

她一定是擔心我於生活上遇到了什麼不快...

她真是個十分關心學生的老師呢。

「點樣？即管同老師坦承分享一下，老師如果幫到你既，就一定會幫。」凌老師輕拍了一下我的手臂，讓我感到了一點點的窩心溫暖。

真的沒有啊...

假如直接說沒有的話，她定會認為我刻意隱瞞，消除不到她心裡那對我的憂心...

怎麼辦？

「其實係因為...」為了讓她釋懷，我臨時編了個美麗謊言。「我擔心中學畢業之後，一班同學仔會各散東西。」

凌老師會心微笑了一下，我看得出，這微笑的背後，當中摻雜著部分的欣慰。

「哈哈，原來係咁...」她彷彿放下了心頭大石：「咁我可以話俾你知，真係唔需要擔心，畢竟你而家先中三，餘下既中學生涯仲有大把日子，與其擔心將來既前途，不如放眼於目前，加把勁，考好每一個試，做好學生應有既本份，因為將來既事，實在有太多變數。」

「哦...」對於以上這番話，我好像明白，卻又好像不太瞭解。

「至於畢業之後，大家各散東西呢樣野...都唔好擔心太多喇。無錯，每個人都有自己既路要行，第時可能有啲同學到海外讀書，有啲同學會投身社會工作...但係，呢個就係考驗大家友誼既時候喇，若然有心的話，十年後依然可以全班人聚埋一齊。」

「嗯...」真的可以嗎？我始終質疑著。

「再大個啲，你就會明架喇...但目前你實在唔需要過份擔心。」凌老師站了起來，伸手搭著我的肩膀：「應承我，以後無論有咩事，唔好收埋喺心度，同老師分享，好唔好？」她的語氣很真誠，也很親切。

「好。」非常樂意。

「今次既週記，你寫得好好。」

雖然這篇週記並不是我寫的，但聽到了凌老師的一番話後，我感到相當振奮。

體內這種五臟翻滾的感覺，到底是源自些什麼，我實在無法具體形容，總之就是滾動。

2.1

「把一個西瓜切 3 刀，最多可切成多少塊？」數字推理搶答比賽中的主持人問。

「六塊！」某組按鐘搶答。

「答錯！」主持人。

「八塊！」另一組按鐘搶答。

「正確！」答對得分。

現場掌聲雷動，下一刻又回復肅穆的寧靜。

數字推理搶答比賽的戰程非常激烈，經過多翻的淘汰後，現在仍然生還的組別只剩下三組。比賽的時間尚餘下十分鐘，這十分鐘內，搶答到越多題目，獲得最多分數的那一組便算勝利。

我們班是其中能夠生還的組別之一，分數雖暫時排第二，但相比起排第一的，分數還是略為落後。剛才分數最高的那一組又成功搶答了一題，分數再一次被拉開。

「下一條，某汽水公司推銷汽水，用 3 個汽水空罐可以換一罐汽水。小明家中有 2 5 罐汽水，他一共可以換多少罐汽水呢？」

三組，九個人，各自進入了只屬於自己的算術世界裡...

！！！

迷題已經解開。

「十二罐！」我搶答。

「答案正確！」

「犀利啊肥仔謙！」

台下不斷傳來為我而起的歡呼和喝彩。

沒錯，我應允了阿古，參加了今次的數字推理搶答比賽。還記得當日我答應出戰的時候，她的神情是有多興奮...

「真係既！？咁就好喇，我地班終於夠人參賽喇！」她伸手輕搥了一下我的手臂：「至少都要幫我地贏個季軍翻黎，睇好你！」

「盡力而為啦，哈哈...哈哈...」我搔著頭，難為情地笑著。

莫說是季軍，只要是你喜歡，就算是上刀山落油鑊，我也會全力以赴。

如今，我們這一組的戰績可說是坐亞望冠，不止兌現了對她的承諾，甚至已經超額完成...

不知道比賽結束後，她會跟我講些什麼呢...

「二百個！」

「正確！」

另一組成功搶答得分。

糟糕，又陷入了無謂的胡思亂想，竟然連整條題目都錯過了！

「一盒壽司若分為2件一碟，餘下一件。若分為3件一碟，餘下一件。若分為4件一碟，也餘下一件。這盒壽司最少會有多少件？」

實在太簡單了，根本不用去算...

「十三件。」我答。

「正確！」

「在一口14.5米深的井底裡有一隻青蛙，它白天向上爬 3 米，夜間向下滑落 1 米，這隻青蛙由井底爬到地面共需多少天？」

「七日！」我再次搶答，氣勢如虹。

又答中了！

比賽時間差不多完了，要把握作答的機會，而且不可以答錯，因為答錯是會扣分的。

「陳先生乘地下鐵路由中環往荃灣，須付車資13元；他只有 1 元硬幣、 2 元硬幣和 5 元硬幣各 5 枚；如果毋須找續，他共有多少種不同的付款方式？」

「八種！」分數最高的那組作答。

「答錯！」

活該！被扣分了。

換我來了...

我答：「係七種先啱！」

「答案正確！」主持人。

台下又傳來了一陣狂野的叫囂。

「好有型啊肥仔謙！」

「我地班靠哂你喇！」

「加油啊！」

「哇呵呵～！上啊騾仔！」

我認得，剛才這把是阿源的聲音。

「有一罐餅乾，連罐共重１１公斤。當吃去一半餅乾後，連罐的重量是６公斤。那麼空罐重多少公斤？」

我看了看手錶，發現時間經已無多了...這可能是最後一條題目了。

假如答對的話，分數也不足夠擠身冠軍，唯一的戰術，就是讓分數最高的那一組先答，並期望他們答錯，待他們那組扣分後，我再補答，我們這組的分數便能超越他們了...

這條題目的答案我經已算到了，是一公斤無疑。但是，我打算採取的這個做法是有風險的，就是要賭他們答錯的機會...

怎樣才好呢？

！！！

「兩公斤！」最高分的那組竟然搶著作答。

「答案錯誤！」

勝利的鳴鼓於我耳邊響起...

我激動地舉手：「答案係一公斤！」

「正確！同時，比賽時間結束！」

再一次，全場掌聲雷動。

此刻，全場的焦點都落到了我們這組冠軍的身上，班上的人不停地喝彩。

這種反敗為勝的快感，甚至比藤原拓海關掉車頭燈，然後把對手超越過去的感覺還要爽。

我的目光卻離不開坐在台下第六排，右邊第七個位的阿古...

她很用力地鼓掌，也笑得很燦爛...

這時，我跟她揮了揮手，而她則向我豎起了一雙姆指。

得到別人認同的感覺，原來是那麼良好的。

被自己喜歡的人所認同，是一種難以描繪的，粉紅色的幸福。

＃＃＃＃＃＃

「雷梓謙！」

放學時，來到學校正門的時候，突然有人喚起我的名字...

一把教我怦然心動的甜美聲音。

「嗨！」我回身，向她揚了揚手示好。

沒錯，她是我的夢中情人，古嘉淇。

「送俾你！」她將某東西塞到了我手中。

是一隻Kinder出奇蛋。這玩意，相信一定曾於每個人的童年出現過。

「係凌老師托我送俾你架！佢話當係贏左今日場比賽既禮物。」她露齒笑著。

哦...還以為是她...

算了，沒關係。

「多謝...」我萬分珍視的把它收進了背包裡。

「你都走喇？」她揹著書包，我猜，她應該是離開學校沒錯。

「係啊。」

「今日唔使留低學古箏？」我問。

你沒有聽錯，是古箏！

不知怎的，懂樂器的女生，身上彷彿散發著一股仙氣。她學的還要是充滿中國風的古箏，每當我聯想到對方穿著一身中式旗袍，萬分陶醉地彈著，我便感到...

不能自拔。

「唔喇，我今日要去補習。」

「哦...」其實成績這麼好的學生，有需要補習嗎？

接著，二人均沒有再說話，沉默了半晌。

她又說：「其實我逢星期三都會去補習數學。」

當時，我不太明白她吐出這一句背後的用意。

然而，那時候的我其實真想說一句...

往後的日子，不如由我來教你數學？

最後我當然是沒有勇氣說出口。

這時候，附近出現了另一把聲音：「喂！騾仔...」

幸好他沒有吐出最後那隻字。

「唔好意思，遲左少少，而家行得喇。」阿源氣有點喘，一定又是從罰留堂中逃跑了出來。「阿古，乜咁啱啊！？」

「嗯，你地約埋一齊放學？」

阿源來得真不合時啊，本應我和她的對話是可以延續下去的。

「無錯！」阿源搭著我的膊頭，說：「我地有啲正經野要做。」

「係啊...咁唔阻你地喇。」阿古相當識趣，主動跟我們說道別。

我也只好依依不捨地跟她揮手道別。

阿源口中所謂的正經事，其實是我昨晚答應了他，放學後一起到他家中...

＃＃＃＃＃＃

「啊～！啊～！唔啊～！唔啊～！啊～！！！唔啊～！」

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

「啊～！啊～！啊～！啊～！啊～！啊～！啊～！」

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

「啊～！啊～！唔啊～！唔啊～！啊～！！！唔啊～！」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

聲音來自電視機中的女優，那慾仙慾死的呻吟聲，肉體互相撞擊時所發出的清脆碰擊聲，還有那隱隱約約，聽起來會令人感到莫名興奮的水乳交融聲...

這一刻，全都在屋內不停地迴盪著。

「喂你頂唔頂得順？要唔要去廁所搞搞佢？」

「唔使。」我回應，嚥了嚥乾涸的喉嚨。

我十分專注，目光沒有離開過電視機螢幕中那激烈戰鬥中的一對男女。

「有需要就自己搞掂喇...」阿源遞給了我一卷紙巾：「當自己屋企得架喇。」

「嗯...」老二長期處於充血狀態，的確有點辛苦。但這種事在別人的家裡進行，總覺得有點怪怪的。

「要飛機杯同埋潤滑劑就入我房拎啦，雖然用過，但將就下啦。」

「.....」我才不會用呢，那麼不衛生，何況我一向習慣了用手...

左手，只須輕輕扶著。不會用飛機杯這種旁門左道。

這時，我望向了他的房間，竟發現床底下，伸出了一對腳...

放心，這並不是恐怖故事，那隻腳與命案無關，那是一對白色的，用膠和木頭製成的假腳。也是大家經常於時裝店看到的，那些人型模特兒的腳。

記得我曾經這樣問過他：「呢對腳你點得翻黎？」

「哦，喺商場執架。」阿源竟然這樣回答，還擺出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間時裝店執笠，我見啲model公仔擺哂出黎無人要，咪執翻黎用。」

當時，我的反應，跟大家同樣驚訝，腦海中也浮現出『是變態的嗎？』這個想法：「成個公仔執左翻黎！？用黎做咩？」

「咁又無，你當我傻架咩，成個公仔咁大件，屋企邊有位俾我收埋...」他跟我單了單眼，淫笑的時候又露出了那排招牌哨牙：「用手打飛機打得多悶呀嘛，所以想試吓用腳，但正常人唔會用到自己對腳

架嘛，玩體操咩！？所以咪...咩囉！明啦吓話！？」

媽的，果真是個變態，看來以後我要多小心一點這位朋友...是同學才對，知道了他擁有這種特殊癖好之後，我立時想跟他保持距離。

「咁都得！？咁樣好似有啲...」

「咩唔得啊！？」他打斷了我，看似快要老羞成怒：「咁我份人比較鍾意腿呀嘛，你咪理我啦。」

而我嘛 ...則比較鍾情於奶子。

每個人都有腿吧，我完全想像不到，究竟腿有什麼特別？

雖然你可能會說，奶子，其實我也有一對嘛...

「伯母幾時翻？」我問。

A片仍在播放。

阿源也很專注，其視線全程沒有移離過電視機：「應該都就翻架喇，佢逢星期三都會約朋友打麻將，我見今日係千載難逢既機會，先至叫你上黎咋。」

「熱姑～！熱姑～！熱姑～！！！！！！！！！」女優不斷重覆著這兩個字，這場戰鬥看似快要進入氣肉。

嗄啊～！嗄啊～！嗄啊～！」光頭男以極快之速度，不斷往前推進，毫不留情。

「啊！！！！！！！！！！！！！！！！！！！」最後，他發出了一陣極低沉的長嘯。

女優幾乎力竭，不斷喘息著，那翹起來的屁股上多了一抹白色的液體。

我瞥了瞥光碟的封套...

蒼井空，我會好好的記住這個名字。

「正唔正？」阿源滿頭大汗，看來欣賞A片對他來說是一件很消耗體力的事。

我點了點頭。

「嗱，咪話我唔益你喇...」他將影碟機中的光碟彈出，然後放回到了封套內：「借你睇住一排先，遲吓還翻俾我。」

「哦...」我伸手將其接過。

雖然想過婉拒，但身體的動作往往最誠實。

這時候，阿源拿起了電視搖控器，將螢幕轉到了大廈的閉路電視，並忽然驚叫：「仆街！」

「做咩？」我被他嚇了一跳。

「嗰個咪係我老母！？」他指著螢幕中代表升降機裡實況的某一格畫面：「佢唔係約左人打麻將架咩，點解會咁早翻架！？」

的確，升降機內某個女人的身影，有點像伯母...

「唔好望喇！拿拿聲幫手收檔啦！俾佢見到呢堆野，我賴硬野啊！」他指的，當然就是散落到一地的色情影碟和雜誌，和床下底那雙假腿。

於是，我們十萬火急地將這些東西收拾好，成功把現場清理。

這時，阿源的母親開門進來了，她發現我在場，像是感到有點驚喜：「咦！？謙仔乜你上左黎玩啊？」

我擦了擦鼻頭，這是我心虧時會做的小動作：「係啊伯母。」

「今晚喺唔喺度食飯？我煮左飯喎。」

「唔好喇...我應承左屋企今晚會翻去食飯。」

「哦，咁好啦，下次啦。」

我跟阿源比了個眼色，然後說：「伯母，我都夠鐘翻去做功課，走先喇！」

阿源把我叫住：「等陣，拎多樣野俾你先...」然後返回了房，出來時，手上多了一隻光碟...

嗯，應該不會再是色情光碟，他沒有這種膽。

「翻去慢慢品嚐，聽夠先還翻俾我啦。」

《BEYOND》，封面上這樣寫著。

那天回家後，我將裡面的每首歌認真地聽了一遍，一聽便是一整晚。

因為我不斷將裡面的歌曲重播又重播。

這些歌曲，實在太有味道了，曲風蘊藏著淡淡的唏噓，卻又洋溢著一種叫人振作的微妙力量。

這下我才知道，原來週記內那首所謂的新詩，根本就不是詩，而是唱片裡某首歌的歌詞...

而這首歌，不知道鼓舞了我多少往後的人生。

2.2

「今日放學上唔上黎？」午飯時間，坐在我旁邊用膳中的阿源問。

今天又是星期三。

「唔喇，今日我想翻屋企打機。」

「飛機？」

我不語，只是比了個中指。

今天的飯餸好像比之前的好吃，可能是因為換了新飯盒公司的關係吧。不久前，學校於禮堂辦了個選舉，讓學生們投票選出大家心目中所想的午飯供應商。

忘記了提及，我們這間學校，並不容許學生到外面吃飯，所有人得留在學校。不光顧午飯供應商是可以的，那麼自己帶備飯盒吧，但微波爐用太多是不健康的，聽說過份使用最後可能會導致癌症。

「尋晚單野，你有無收到風啊？」阿源悄悄地問，故作神秘。

而我不知道是那一件事。

「聽講尋晚有對著住我地校服既狗男女，一齊入左商場個殘廁，仲要入左去成十幾二十分鐘。之後好似有途人報串，最後由商場保安趕翻呢兩條友仔出黎。」他一邊講，一邊猥瑣地笑著。

「你點知？」

「我都係聽翻黎咋。」阿源說：「你估吓佢地兩個喺廁所入面搞邊科呀嗱？」

男女共處一室，還要是殘廁...

除了那種事之外，還可以是什麼事？

「斷估唔會係傾心事掛！？」我說。

「啲人又係多事既，個殘廁又唔係佢用既，又唔會阻到佢，咁都要報串...」

「人地可能都係想阻止呢種歪風者。」畢竟這種事真的不該發生於這種公眾地方。

「阻人扑野，死左之後要俾人燒春袋架！」阿源忽然提高音量。

附近的女同學紛紛向我這邊投以奇怪的目光。

雖然飯仍未吃完，但我立即以一副事不關己的姿態離開了座位：「屙尿先！」

嗯，還是跟他保持一點距離好。

換著故事的主角是我，自己又會怎樣做呢？

家人長時間都待在家裡，所以這種事不可能在家中進行。

不可能在露天的地方吧！？在自以為隱蔽的公園裡嗎？不可能，至少我沒這種能耐。因為我一定會疑神疑鬼，懷疑附近有雙心懷不軌的眼睛正在望著自己。

時鐘酒店嗎？也可以，但作為身無分文的學生，那有這麼多閒錢？

煩耶煩耶...看似殘廁原來才是最佳的選擇。

嗯，一切，都是關乎土地的問題。

＃＃＃＃＃＃

洗好澡後，我躺在家中大廳的沙發上，拿出了數碼暴龍機，為我的亞古獸清理了一下屏幕中那陀新鮮出爐的糞便，還給了牠幾場輕鬆的訓練。活動身子過後，當然是來一點吃的，食物是美味雞腿一隻...

亞古獸一副很高興的樣子，看似牠為我所安排的的一切感到滿意。

於這個年代，數碼暴龍機還是挺流行的，畢竟智能手機當時尚未興起，時間只好打發在這些將會變成經典的玩意上。

「亞古獸亞古獸...食飽飽之後就準備覺覺豬囉！」我自言自語著。

數碼暴龍通常都是早睡早起的，差不多八點了，牠也差不多要睡了。

眼看著屏幕中的亞古獸，心裡卻是想著那位阿古。

我特別喜歡將初始的數碼精靈進化成亞古獸，因為飼養著亞古獸，彷彿把現實中那段遙不可及的距離，在心靈上拉近了一點點。

亞古獸睡了過後，我練習了一下搖搖。

有玩過搖搖吧？手指繫著一根繩，繩另一邊連接著一個圓型球體的那個玩意啊！

雖然已練習了一段頗長的日子，但我只能做出一些簡單的花式，例如雷霆萬鈞，登陸月球，東京鐵塔等等...

更進階一點的，什麼風火迴旋，星際穿梭，核子分裂之類的，對我而言實在有點難度。

原來很多事情也要講求資質，即使那只是一種娛樂。

不過，這玩意的首要需求，並不是技術，而是一個相當大的空間，否則會把家中的物件遂一擊爛。在室外玩也是危險的，畢竟存在著擊中別人頭部的可能性，所以我一般只會在家中大廳隨意舞動一下，

不知怎的，使出過一輪花式，然後把搖搖收回到手，會有種難以言喻的成功感。

活動身子過後，我整理了一下收藏在鐵盒裡的遊戲王卡牌。雖然自身對於這個遊戲並沒有太大的熱衷，更稱不上為別人口中的沉迷，但班上的同學無一不在玩，看似每個男生都擁有一副屬於自己的戰鬥卡，為了變得合群一點，融入大家，我只好也參與一下。

而這些卡牌，一路上花了我不少零用錢呢！

所以說，學生那有多餘的錢去光顧炮房！？

雖說沒有智能手機，但當時的玩意其實也不少，至少這些玩意不會令一個人只顧低著頭，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彷彿逐漸變得疏遠。

「來！我們戰鬥一下吧！」

在街上遇到同樣是手握數碼暴龍機的人，我們可能會將數碼暴龍機進行連線，比拼一下彼此間的寵物的實力！

「看我的新招！」

鍛練到新的搖搖花式，有時會在朋友面前炫耀一下。

「你手上的這副卡看似不賴吧，借來用一下，讓我來收拾他！」

遊戲王的卡也是可以互相借用和組合，最重要的，是有借有還。

這些玩意，都是能夠產生出實質的互動，無論是表情，笑聲，動作，抑或是惡意的咒罵，都是最直接，而且是有聲有畫的，而不是螢幕上單純的一個符號。

以前的學生，物質同樣是豐富，但甚少人因為讀書壓力而輕生，到底那是由於後來的人的心靈變得脆弱，還是後來教育制度本身就存在著一些問題？

我不知道。

我只知，若然強硬地幫自己劃上一個句號，最後可能會換來別人更多的問號和感歎號。

這種交換，並不划算呢。

2.3

「有請三B班得獎既學生一同上台領獎，第三名陳嘉明，第二名郭慧賢，第一名古嘉淇。」

早會中，校方正為各班於考試中取得最佳成績的同學頒發獎項，而品學兼優的阿古，當然是一如以往的全班第一。

「呢個郭慧賢其實幾靚既，可惜佢太過男人婆，呢種女...難相處，難相處！」坐在我身旁的阿源一直在品評著上台領獎的女同學。

雖然我不能認同更多，但我沒有作聲。

「其實古嘉淇都幾好啊，又讀得書，個樣又唔差，性格又平易近人...」

我斜眼瞪著他。

阿源立時解釋：「放心喎，只係講下者，我唔會同你爭食既，況且我已經有自己既心上人。」說完後，他回首望向坐在後方不遠處的冰冰。

對啊，阿古的確是一個各方面條件都不錯的女生，所以班上很多男生都對她存有好感，甚至有人曾公開向她表白過，明言希望她能成為自己的女朋友，只是那些人都被一一婉拒。

情敵越多，我便越要收藏起自己對她的愛意，畢竟於任何一人眼中，我是賴哈蟆想食天鵝肉...

或者更正一下，由始至終，我根本連成為別人情敵的資格都沒有。

早會後便是小休時間，反正肚子有點餓，我於是走到小食部，打算買點吃的。

小食部排隊的時候，我望見了一個只能遠觀，卻不能親近的身影，而這個身影，當然就是她...

「嗨，恭喜你又拎第一。」主動開口跟對方說話，經已是我最大的勇氣。

阿古先是感到有點愕然，然後是殷切的微笑：「多謝，你都唔差啊，你都係數學科全班第二。」

單以數學科成績以言，我的確是全班頭三甲，只是單一科目的成績優異，並未能獲頒任何獎項。

阿古一直伸手往自己的裙袋裡掏，像是想找尋一些東西，卻一直找不到。

「你無帶錢？」我猜。

「係啦，真係大頭蝦，竟然漏左個散紙包喺班房...」她嘟起了嘴，一副自責模樣。

「我有錢喎，不如我幫你俾住先？」能夠為她作出舉手之勞，是我的榮幸；能夠在她面前展示風度，是我的幸運。

「嗯...好啊，唔該！」

接著，我買了燒賣拼牛丸，而她則選了火腿三文治。

我們坐了下來，面對著面坐，一邊吃一邊閒聊著。

這可真是非常難得的一次二人獨處，從沒有想過可以擁有如此奢侈的時光。

「阿謙，你有無咩興趣或者嗜好？」她突然這樣問。

我支吾以對，一時說不出話來。

「咁你平時鍾意做啲咩？」

「其實...都無乜特別...」

真是個非常難答的問題啊，就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喜歡做什麼事，每日放學回家後，只是渾渾噩噩無所事事。這種混沌的階段，相信是每個曾經身為學生所必經的。

「咁你呢？」既然答不出什麼好東西，我只好採取反問。

「唔...」她想了想，然後說：「我比較鍾意睇書。」

書嗎...我第一時間便想到了漫畫。

「我係指教科書以外既書。」她立時作出更正，生怕我會把她誤當成一個讀書痴。

「喔...係。」不知怎的，我自覺有點慚愧。

「除左睇書之外，其實我都鍾意煮吓野食。」

「哦...」

真厲害，我可是連即食麵也未曾弄過呢...

早餐都差不多吃完了，我們於是離開了座位，準備返回班房。

途中，阿古一直凝望著藍球場那邊，像是看得入神...

其實她會不會喜歡一些懂得打籃球的男生呢？我心裡想。

「你有無諗過，第時想做咩職業？」她又問。

我依舊是反應不來。

她又說：「你咁有數學頭腦，將來一定有唔錯既成就。」

「其實我無諗到咁長遠...」我搔著頭，心裡是萬分感激她寄予給我的厚望。

這些事，對我而言實在太遙遠了...

我只是一直在躊躇，到底何時才能有機會在家中獨個兒品嚐阿源借給我的那隻蒼井空影碟。

「之後...」她垂下了頭，像是滿懷心事：「我可能會離開香港，去外國讀書。」

「吓！？」我的反應好像有點大。

「嗯...」阿古卻表現得非常淡然：「屋企人都已經幫我安排好。」

「之後...即係幾時？」這個答案無論是什麼，經已為我帶來絕望。

「應該讀埋今年就會走。」

！？

晴天霹靂。

這代表之後連碰面的機會都會被剝削掉嗎？

我微微的垂下了頭，一副沒精打采模樣。心中那份失落，此刻實在難掩。

「咦！我好似仲未有你ICQ喎！」阿古。

「嗯...好似係。」

我一直沒有勇氣主動問取她的ICQ，畢竟我們又稱不上為熟絡...

其實，要取得她的ICQ號碼根本不難，跟其他同學問取便可以，但我並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很怕會惹來別人的閒言閒語。

「不如你寫俾我...」她遞給了我一枝原子筆，和她的一邊手背：「我怕一陣會唔記得。」

「哦...好啊。」我接過了筆，在她手背寫下了自己那組只有八個位的ICQ號碼。

我不會忘記，這是我們的第一次肌膚接觸，也是唯一的一次。

「以後如果有咩數學問題，可以喺ICQ入面請教你嗎？」

「可以...當然可以啦。」

「嗯...」

這時，上課的鐘聲響起了。

「夠鐘翻去咯！」她說。

「嗯...好。」

對我而言，這天是很特別的一天，因為我終於得到了阿古的ICQ，從此將會有很多用文字交談的機會。同時亦因為，我很喜歡的這個人，很快便要離開這個地方了。

2.4

「肥仔謙，今日放學，一唔一齊？」班上某位男同學。

「有幾多人？」我問。

「計埋你，暫時八個。」

「玩咩先？」

「都係CS，AOE嗰啲啦。」

「好，預埋我。」

「咁一陣放學喺門口等。」

每逢星期五放學，大夥兒都會相約一起到網吧打機，今天也不例外。

當時，各種電腦線上遊戲相繼興起，也是網吧鼎盛時代的開始。

由於可能有人並不知曉當中的內容，所以我先作個解單的解釋。CS，即Counter Strike，一款非常經典的射鎗遊戲。AOE，即世紀帝國，策略型戰爭遊戲，同樣是經典。

而我於電玩這方面，其實是相當有先見之明的。

「唉...又死左。」剛剛被途戲中的敵人擊殺了，還有一段時間才能重生，我於是趁著這段短短的空閒，吃了幾口面前那浸得發漲的杯麵。

「第時如果推出一款一齊合作打喪屍既射擊遊戲，一定會好賣得。」我說。

「哦...何以見得呢？」另一位仍在遊戲中的男同學非常不專注地回應。

「刺激囉，喪屍喎！又可以多元化。」與友伴一起殺敵闖關，擊殺的還要是電影中的那些殺不死的怪物，相信定會很受歡迎。

後來，大概十多年後，一款名為《Left 4 Dead》的遊戲推出，口碑非常好，很受大眾歡迎。

我又說：「如果《機械人大戰》都可以化為一隻格鬥遊戲，應該都會唔錯！」

當然後來遊戲機中心出現了《Gundam VS Gundam》這款街機遊戲，還瘋魔了一眾機迷。

相信男生對以上所說的，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吧！

既然來到了遊戲的世界，我也不忘介紹一下自己，無論是網上遊戲，抑或ICQ，我所用的網名都只有一個，就是八神太一...

對啊，數碼暴龍中的男主角，亞古獸的主人。

當時所玩的網上遊戲真的有很多呢...巨商，金庸群俠傳，仙境傳說等等。

但是，有一點相當諷刺，這些網絡遊戲，充斥著種種的外掛程式，而使用外掛其實是一種作弊。我這種堅持不使用外掛，用時間把遊戲浸淫的愚人，等級總是很快便被別人超越過去，這真的是一件很消磨鬥志的事。

後來發現，原來遊戲世界跟現實人生是有著一點點的相似，抄近路走精面，總是會比別人更快抵達終點，謹守原則的人並不是註定會失敗，只是成功的降臨可能會比較慢一點而已。

所謂成功須苦幹...其實苦幹個屁呢，只要有父幹便可以了。

擁有家底，已經是人生上的一種外掛。

『喔噢～！』這時，ICQ有訊息傳來。

！？

是阿古！

我期待已久的時刻終於來臨了。

怦然心動的感覺。

「喂你地打住先，我休息陣。」我立時把遊戲閒置，電腦螢幕只存在ICQ的對話視窗。

古淇·Sharon：『有空嗎？』

八神太一：『有。』

古淇·Sharon：『食飯了沒有？』

八神太一：『還沒。』

古淇·Sharon：『有數學問題想請教你。』

八神太一：『喔...隨便問，但我現在身上沒有數學書。』

古淇·Sharon：『噢...你還未回家？』

八神太一：『嗯，在網吧。』

古淇·Sharon：『那麼不阻你了。』

八神太一：『真的不阻，我很能一心二用的，反正遊戲我已經玩膩。』

古淇·Sharon：『是嗎...』

八神太一：『嗯。』

古淇·Sharon：『還是不好了，待你回家後才請教你吧。』

八神太一：『好吧...』

接著，對話一度陷入沉默，對方看似沒有要延續對話的意慾，於是我繼續鍵入文字...

八神太一：『之後你會到外國那裡讀書？』

古淇·Sharon：『如無意外的話，應該是加拿大。』

八神太一：『班上的同學知道這件事嗎？』

古淇·Sharon：『只有很少人知道。』

八神太一：『到外國讀書好啊，可以見識一下外面的世界。』

然而，這並不是我的真心話，假如可以的話，我當然希望能與她繼續成為同學。我知道，只要她離開之後，見面的機會少了，這種暗戀再也不會是暗戀。

古淇·Sharon：『其實我是比較喜歡香港的，但這是家人的安排，我知道他們是為我好。』

八神太一：『我也想有這些機會。』

古淇·Sharon：『嗯，先吃晚飯，再聊。』

接著，她下線了。

再聊嗎...

這代表她會再次上線。

然後，我以家裡有急事為由，先行離開了網吧，實情當然是盡快趕回家打開ICQ，以準備與阿古進行下一次的對話。

回家後，竟發現家中多了個不速之客。

這個人，是我的嫲嫲，我爸爸的媽媽，而她，竟然坐了在我的專屬電腦前，玩著毫無營養的內建遊戲，彈珠台...

「嫲嫲。」

「謙仔，翻黎喇？」她微笑說。

才一分神，螢幕中的彈珠便落空了，她又再重開新局...

真的很後悔當初教會了她如何操作這台電腦。

嫲嫲甚少來到訪，平均兩至三個月只會到來一次，但一來便會逗留很久，甚至會在我家留宿一晚。

天啊...我的電腦被霸佔了，那個彈珠台，不知道她到底會玩多久。難得有機會跟自己喜歡的人隔空對話，這下豈不是要落空！？

叫她讓開！？

不可能的，爸媽肯定會說「嫲嫲又不是經常來，就讓她玩一下吧！」或者「你少玩一會那些電腦遊戲行不行？」之類的責備說話。

於是，我只好耐心地等，等嫲嫲離開我的電腦寶座。

「嫲嫲買左你最鍾意既益力多啊！」媽剛煮好了飯，端出來了幾碟餸菜。

「哦。」我並不想要益力多，我只想要電腦！

想喝的話，難道我不會自己買麼！？

開飯了，嫲嫲卻說出門前已吃了飯，所以不用理她，於是她繼續玩那個永無休止的彈珠台。

「啲人無良心架...」她一邊玩，一邊數罵著自己的兒女，即我的叔叔姑媽姑姐。

我們一家三口見怪不怪，因為都已經聽慣了。

實在聽過太多次了，甚麼姑姐離婚後竟帶著兩個女兒與別個男人再婚，實在不要臉；甚麼叔叔竟容許兒子到外國讀書，身為人好應該土生土長，不可以離開祖國...等等。

這些那些，我都認為是謬論。

說穿了，她到來我家，其實是想找一個能讓她渲洩對自己子女不滿的樹洞，然而這種不滿某程度是源自於她那一套食古不化的傳統思想。

早已經聽厭了，其實爸媽也一樣，只是他們選擇繼續聆聽，不參與談論與是非的其中，以免節外生枝。他們只是偶爾給予一些像是表示認同的反應，好讓嫲嫲能早點解下心中的繫結。

「成日話帶我去旅行，我都成七十幾歲人，仲去得邊，又話帶我去坐嗰啲乜乜郵輪，唔使帶架喇，我剩係鍾意坐下車周圍去。我死左之後，你地將我啲骨灰撒喺海上面就得架喇，咁樣咪當係出過大海，遊過埠囉。」

老人家就是這樣子，總愛說著一些自以為很不羈，自以為很能把世事看透，卻令身邊人感到洩氣的話。

他們從不會站在別人的立場去想。

那一晚，我的心情有點差，睡覺的時候也彷彿緊皺著眉。因為當我奪回電腦的控制權時，經已是晚上十一時了。

古淇·Sharon 已變成了代表著離線的紅字。

這個嫲嫲，來得真不合時！

有時候真會覺得，她真的很麻煩耶！

2.5

「我去雪櫃拎野飲，有無人要？」我問。

「幫我拎罐啤酒！」

「我要檸檬茶，要盒裝，唔要枝裝。」

「我都想要一罐啤酒，唔該肥仔謙！」

週末的晚上，我們一群比較相熟的同學，大約十個人左右，到了冰冰的家耍樂暢聚。冰冰最近搬了新居，加上她父母這陣子出了國旅遊，於是她邀請了我們到其香閨狂歡一番。

新居的裝潢，真的很有氣派呢。富裕的家庭果然是不同凡響。

「我已經第二次擲到六喇，再擲多次就要去坐監...」阿源凝神戒備著在棋盤中旋轉中兩顆的骰子。

幾個人正圍著客廳的飯桌玩大富翁，而我早已破了產，退出了遊戲，因為我實在太倒霉了，經常踏中別人的貴地，把所有手上的錢都用來繳地租。

「哇啊～！」附近傳來了尖叫聲。

原來有人弄倒了那個一直在搖搖欲墜的層層疊。

飯廳那邊比較寫意，幾個同學正在欣賞影碟中，是張柏芝與劉青雲主演的《忘不了》，我瞥見兩名女生一邊看一邊用紙巾拭著眼淚，像是哭得很慘的樣子。

這一晚，我們原本並沒打算玩通宵，但眾人都高估了自己的體力，才剛過十時，便有人喊想睡了，卻又不捨得就此離去，畢竟大家圍在一起無拘無束自由奔放的機會，並不常有。

「假如大家唔介意既話，其實可以留喺度訓架喎，反正有床多。」

「當然唔介意啦！」雙眼發光的阿源第一時間回應。

「不過床位有限，男仔可能要訓廳或者訓地下。」冰冰。

「無問題啊！有地方訓就得架喇！」阿源嘻笑著臉。

既然大家都選擇在此留宿一晚，我也不好意思當獨行俠說要先行回家，於是我撥了個電話返家，跟媽交代了一聲，今晚會在同學的家渡夜，以免她擔心。

深夜時分。

大家都敵不過睡意，放下了手中的吃喝玩樂，選擇了睡覺。

我看了看手錶上的時間...

三時正。

附近不知道由誰發出的鼻鼾聲一直在吵個不停，加上我一向不習慣睡於陌生地方，而且是睡在沙發上，故一直眼光光，久久未能入睡。

這時，我聽到廁所那邊傳來了一些聲音，看似有人從睡夢中爬了出來。

我瞥眼一看...

一身白色的睡衣，原來是冰冰。

如廁過後，她打開了門，廁所的燈光往廳裡滲，剛好映到了我的臉上，而就在此時，冰冰跟我的目光相互接上。

她好像留意到了仍未進睡的我，於是慢步向我這邊走來。

不知怎的，身體泛起了一股莫名的顫抖，這是緊張的表現。

「仲未訓？」她來到我跟前，輕聲說。

我搖了搖頭，擔心開口講話會把睡在附近的人弄醒。

「係咪訓唔慣？」她俯身向前，於我耳邊說。

「嗯。」

「跟我黎啊，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

她忽然牽起了我的手...

軟綿綿的，很滑很滑的質感，亦很溫暖。

這可是我的第一次，與女生正式牽手。

「咩事！？」我細聲問。

「殊！」她將手指置於唇前，示意我噤聲，說：「一陣你咪知。」

雖然我感到萬分愕然，但身體的反應往往最誠實，加上好奇心的驅使下，我並沒有作出任何抗拒，反而是任由她繼續牽著走。

到底她想要幹什麼？我也很想知道。

這種刺激感是前所未有，很有電影中那些男女偷情的味道，但是，假如此刻的對象是阿古的話，我或

許會更加...

！？

最後，冰冰竟然把我帶到了她的睡房裡。

我還未來得及反應，身後的她已經關了房門，更鎖上了門鎖。

「我...」餘下的話吐不出來了。

因為我發現到，她經已把身上的衣裳解開...

是完全解開的那一種，身上一絲不掛，整個白哲雪滑的身軀豎立了於我的面前！

她忽地踏步向前，撲入了我的懷裡，雙腳踏上了我的腳背上，把我牢牢的釘了在地上...

還緊緊的，以熊抱的方式縷擁著我。

我一時反應不來，更幾乎站不穩，差一點便要整個人往後跌倒。

她的胸脯壓了於我身上，胸貼胸的這種感覺相當奇怪，卻又異常實在。

「冰冰你...」餘下的話又說不出來了。

因為她忽然踮起了腳尖，吻向了我，其櫻桃小嘴，竟然鎖緊了我整個口部。

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我根本反應不來，除了體下那根逐漸硬起來的東西。

她的唇和舌表現得異常肉緊，橫抱於我身後的雙手也越縷越緊。

我沒有把她推開，縱使腦海中的意識不斷對我施加是時候要反抗的催迫，但體內每一處的神經此刻卻正在享受，這種矛盾的掙扎底下，始終還是身體戰勝了思想。

她的舌頭不斷向我進攻，而我那一直繃緊著的唇齒，終於捨棄了不爭氣的抵抗，讓對方的舌頭衝破了我口中的防線。

舌頭與舌頭的互相交纏，唇與唇之間的劇烈觸碰。

原來這就是濕吻啊...

很奇妙，也很舒服。

激烈擁吻的過程中，我嗅到從她身上隱隱散發出來的女兒體香，這種嗅覺上的刺激，加劇了我身體下那玩意的硬挺程度。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事情會演變成這樣子？

何解冰冰會突然...

雖然對這一切一入感到相當疑惑，但現在並不是找出答案的時刻。

血液奔騰，思緒如暴走般凌亂，身體前所未有般興奮。

她伸手將我的皮帶解開，隨後更將整條褲子脫了下來。

那玩意一柱擎天，有礙於二人抱擁，她於是稍為移開了身子，伸手將玩意握著，還開始把它搓揉起來...

想不到，平日溫文儒雅的她，原來竟是這樣子...

「啊...」她觸摸到一些非常敏感的位置，我實在按捺不住，發出了幾下低沉的呻吟。

接著，她把我推到床上，並爬了到我的身上。我面朝天，她面朝我，以騎乘的姿勢，坐到了我那玩意之上...

！！！

這種既緊又滑的感覺...

還未將這種一杆入洞的興奮刺激好好回味，坐在我身上的她便開始擺動了起來，接著是大幅度的上下搖挫。

我用手掩著自己的口，極力強忍著，才得以壓抑那幾乎衝口而喊的呻吟。

雖然房間內的燈並沒有開，我卻清楚望見冰冰那緊抿著唇，狀甚痛苦的模樣。

她再一次握緊了我的雙手，像是希望我給予她動力，讓她繼續堅持下去。

有見及此，我於是給了她一個十指緊扣，還握得很緊很緊。

整個過程中，我都是躺著，間中運用下盤給予她一點推動力。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不知道外面的人會不會被這種聲浪給吵醒呢？

「我唔得喇...」我說。

冰冰像是明白我的意思，她點了點頭，然後加快了身子上下挫動的速度。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某種極度舒暢的快感驟然噴出，一瞬間，身體變得頹然乏力；而冰冰的身體經過了一輪奇怪的哆嗦後，也變得軟弱無力，整個人攤了到我的身上。

二人不斷喘息著。

這時，突然有人推門進來，這張面孔...

是阿源！

冰冰呆了。

我也呆了。

阿源望見了房間內二人纏綿著的畫面，頓時怒不可遏，還握起了拳頭，往我這邊衝了過來：「肥仔謙你個仆街！搞我條女！」

轟！

＃＃＃＃＃＃

「哇啊！」鼻子感到了一陣灼熱的痛，臉上流奔著麻痺的感覺。

我整個人跌了到地上，額角更撞到了一些硬物。嘗試睜開眼，卻發現眼冒金星，看不清楚當前。

很痛！

！？

視線逐漸變得清晰，竟發現自己現正身處於大廳的地上，而阿源更是打著鼻鼾，睡了在我的身旁。

窗簾縫間滲著刺眼的光，原來太陽已經出來了。

剛才的一切一切，只是一場夢嘛...

幸好只是一場夢。

底褲一片溼淋淋的感覺，但絕不是夢遺，應該是興奮時所分泌出來的前列腺液而已。

不知怎的，醒來以後，心裡一直充斥著罪惡感...

為什麼會發一場這樣的夢？

這代表我對冰冰有非份之想嗎？

不，絕對不會，這一點我相當肯定。

我喜歡的人明明是阿古才對，為何夢中的主角不是她，而是自己好朋友所喜歡的對象？

對朋友的背叛，大概是一切罪惡感的源頭。

這可真是難忘的一晚。

2.6

英語會話課。

Group discussion.

「Today we need to discuss school bullying, school bullying has probably around since ….」女同學甲搶先講了開場白，一口流利英語。

這是爭取表現和印象分的良好舉動。

今次要討論的題目是校園凌虐，對於這方面，其實我有不少看法。

「I think peer relations, lack of warmth at home, too much or too little discipline and physical punishment may contribute to bullying…」另一位男同學趁著女同學甲發表完畢而又尚未有人開口講話的一瞬間，將話題接了下去，又是連珠爆發。

「Bullies believe that bullying behavior will grant them acceptance…」女同學乙。

「So, what do you think ?」她說完後，想要徵詢一下我的意見。

很好，我終於有發言的機會。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我試圖將腦海中的中文轉化為英語：「um….um….」卻換來滿口的語窒，更一直詞不達意。

「maybe we should…」接著，我講了一堆連自己都認為沒有營養的廢話。

整個小組討論，歷時十五分鐘，我只講了五句話。

五句本應用一分鐘便講完的話，卻花了三分鐘時間去揣摩演繹。

同組的三位同學雖沒有因為被拖慢了整個討論節奏而表現出任何的不耐煩，但我卻被自己的爛英語弄得非常不自在。

我的英文，真的很爛，非常非常的爛。

幸好只是小組討論，假如是個人演講的話，相信情況會更糟。

獨個兒站出來，不但要在五分鐘內進行單打獨鬥，還要面對著群眾，實在有一定程度的壓力。

小組討論則不一樣，四人一組，縱使自己一時啞口無言，也有其他組員接應下去，避免了所謂的Dead Air。十五分鐘的討論時間，平均攤分的話，每個人的發言時間其實只有四分鐘不夠，相比起個人演講的五分鐘，小組討論其實相對上容易，亦較為划算。

最重要的，那是一個討論，只要懂得執別人的口水尾，便不愁沒有話講。

可是，每一次的小組討論，都會將我的自尊心擊潰。

因為別人的英語能力實在太好，而我則會完全被比下去。

不只是會話方面，即使是英文聆聽，每次測驗考試都只能獲取謹謹合格，甚至是不合格的分數。很多時候，填寫到卷上的答案，都不是用聽的，而是用猜的。

不知道是播放器中講話者的口音特別難去辨聽，抑或是自己的聽寫能力本身就存在問題的關係，聆聽英文於我而言是一個障礙。

真羨慕那些語文能力很好的人，發言的時候可以挺起胸膛。他們每次收到測驗考試成績單的時候，臉上總會掛著自信和滿意的笑容，而我則只會一臉愁雲慘霧，因為我心裡清楚，試卷上的這個合格分數只不過是一場僥倖，或者是老師對自己一點點的施捨。

老實說，於改善語文能力方面，我並不是沒有努力過，我曾經按照過老師的指示，每天將十個新學習到的英詞彙字抄到生字簿上，然後再加以溫習；每天抽時間看一下英文小說；甚至是收看一些英語電視節目，鍛練自己的聆聽能力。

可能是資質的問題吧，進步好像有點慢。當付出和收穫不成正比，往往最容易令人感到氣餒和洩氣。

那些操練，我只持續了一段日子，後來便提不起勁繼續堅持下去。

加上，對於語文，我實在沒有太大的興趣，所以這成為了我學業上最大的弱點。

語文能力好，對於自己的前途將會有莫大幫助。畢竟置身於這個商業社會之中，假如能說得一口流利的外語，將會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優勢。無奈地，我是個名副其實的語文白痴，骨子裡就只懂得算術。

但，數學好又有何用？

當精算師？太高級了，我又不至於這種程度，沒有這個資格。

成為教師，教數學？自問性格不太適合，加上我認為教書是一件相當麻煩的事。

越想，我便越感到窘迫和迷失。

……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

期待已久的下課鐘聲終於響起了。

每一次的英語會話課，最令我感到興奮的便是這一刻，因為我終於可以擺脫這股無形的壓力。

我知道，這種心態，某程度只是一種逃避。

＃＃＃＃＃＃

「好臭，你地聞唔聞到？」男廁的門外，某位男同學忽然止步。

的確，一股異味正從裡面散發出來...

這好像是糞便的味道。

廁所內瀰漫著糞便的味道是很正常，但這濃烈的程度，未免有點過份。

這時，阿源從男廁中走了出來，更與站在門外的我們一干人等碰個正著。

「你地想去廁所？」阿源掩著鼻說。

我們幾個人點了點頭。

「唔好入去啊，裡面成地都係屎啊！」他捏著自己的鼻子，吐了吐舌作狀要嘔，示意著裡面是何等的臭氣沖天。

「吓！？唔係嘛？地下有屎？」

「咁變態？屙屎落地下？」

「邊個做架！？」

「咦！好核突啊！」

「而家點去廁所啊！？快啲同校工講啦！」

眾人議論云云，無一不感到忿恨和嫌惡。

而我卻沒有作聲，因為我經已肯定，這場惡作劇是阿源幹的...

旁人絕不會留意到，於千鈞一髮的一瞬間，剛才阿源的臉上曾閃過一下駭然的神情，然後才開口講話。

而這反應告訴了我，這件事一定與他有關係...

我實在太熟悉他的為人了。

＃＃＃＃＃＃

放學後。

商場的店內。

「點解要咁做？」我問。

「嗯！？」阿源裝作若無其事。

「咪扮野啦，剛才廁所單野，一定係你做。」

「隨便睇，睇吓想搵啲咩？」貌美的女店務員有禮地向我們打招呼。

「我想搵我既初戀！」阿源一貫他的無賴灰諧個性。

「……」我無言。

專業的女店務員並沒有理睬他。

「因為我想整蠱個福頭…」

福頭是班上一名喜歡欺欺霸霸的胖子，若要形容一下他的話，他大概就是多啦A夢中的胖虎吧，為人有點刻薄，喜歡將自己的快樂建築於別人的難堪身上，而他身邊總會周旋著幾名阿福這類型的角色。

「點解？」

「無乜點解，唔鍾意佢咪整蠱佢囉！」阿源繼續說：「嗰日我見佢喺入面屙屎，我於是又屙啲屎落地下，再用個地拖掃到成個地下都係屎…一諗起佢行出廁格發現成地都係屎嗰一刻，我就好想笑，哇哈哈！！！」

「咁點解唔鍾意佢？」我問。

「前兩日喺球場打波，佢特登衝過黎撞低我，仲要唔道歉，所以我要報仇！」他咬牙切齒道。

「哦…」但有必要玩屎嗎？

「咪講啲唔開心既野喇，去買麥記買雪糕，我請你食！」

「哦…好。」

然後，他買了兩個白色新地筒，我們一起來到了附近的公園，坐在搖搖板上。

「其實你暗戀左古嘉淇幾耐？」阿源突然這樣問。

「中一到而家囉。」我邊吃邊說。

「聽講佢讀埋今年就唔讀，之後會去外國讀書。」

「你又知？」

「聽冰冰講既。」

「係...」

「幾時去馬？」

「去咩馬？」

「示愛囉。」

「.....」憑什麼？憑自己的一身厚肉嗎？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再唔講既話，恐怕之後再無機會。」

「.....」我當然知道...

但，就算說了，又有何意思？對現實有任何幫助嗎？

我刻意扯開了話題：「咁你呢？你唔係都鍾意冰冰架咩？你又唔去馬？」

「我點同，我仲有大把時間可以追佢...」阿源展露著意有所指的淺笑：「況且，我覺得呢種似有還無，曖曖昧昧，疑幻疑真既感覺幾正。」

「哦。」即是什麼感覺？

「假如兩個人起埋一齊，性質就會變得唔同，呢種感覺或者就會消失。」

「講到自己好似實追到人地，但只係自己唔上咁樣。」嘖嘖，不屑的語氣。

「咁又唔係，咁我都有自知之明既，人地點會鍾意我呢種傻仔至得架？」

聽見他這麼形容自己，我真的很想笑，同時又感到相當可悲，畢竟身同感受，想深一層，其實這種自嘲的背後是充滿著無窮的唏噓。

他說得對，自知之明真的很重要...

但是，過度的自知之明，很容易會變成自卑，可是當時的我並不懂得這一點。

「一於搵個機會同阿古表白啦，再唔表白，後悔一世啊。」他說。

「學你話齋，人地又點會接受我呢種肥仔...」

「未試過又點知？何況，我叫你同佢表白咋嘛，表白完之後，可以得，可以唔得，就算唔得，起碼都叫做表白過啊！」

說就容易，用什麼方法表白？

「咁易咩...我同佢本身又唔係熟。」

「想同佢熟者，簡單啦！」

我洗耳恭聽，看看他又有什麼。

他說：「贈你四個字，投其所好。」

「哦...」我只知道她喜歡彈古箏。

「佢鍾意玩乜，你就試吓玩乜，嘗試將自己融入對方既世界...」

「或者再高難度啲，就係令對方融入自己既世界...」阿源望向天際，若有所思：「不過呢點好難做到，好睇對手係咩人。」

「你好似好有心得同埋經驗咁喎，但明明就無拍過拖。」

他嘻笑著臉：「其實我都係睇書學翻黎架咋！」

「咩書？」

「咪愛情小說囉！唔通中史書咩！」

「哦...」我比較少看書：「本書叫咩名？」

「太耐喇，唔記得...反而我記得個作者叫咩名。」

「咁個作者叫咩名？」

「八運當令。」

「嗯...未聽過。」

「是但啦，總之你就試吓投其所好啦！」阿源看了看手錶，說：「夠鐘翻屋企睇百變小櫻，不如走咯？」

「好。」

我們一同將還未吃完的新地筒塞了進口裡。

「*百變小櫻魔法神奇誰可阻擋～看我Sakura揮揮魔棒解開咀咒～*」阿源一邊走，一邊手舞足蹈地唱。

要投其所好.....嗎？

2.7

現場的燈光熄滅，只剩下映著門口的那道白色鎂光燈。

柔和的鋼琴樂曲悠悠響起。

「而家有請一對新人。」西裝筆挺的主持人說。

席上所有賓客的焦點，此刻都落在慢步進場中的新郎新婚身上。

現場掌聲雷動，祝福著一對新人。

讀書的年代，總會遇上一些親朋戚友的婚宴，而今天，是我表哥的婚宴。

我表哥是一位醫生，而表嫂是一位護士。

門當戶對，而這種登對，後來會被稱為人生勝利組。

數算一下，這大概是我出席過的第三次婚宴吧，而這些婚宴，都是千篇一律的。

將新郎新娘的成長點滴混合，製作成一段溫馨短片。然後是新郎新娘在台上講述感受，而感觸的新娘當感謝自己的雙親時，總會哭起來，而這個時候，那位幽默的男主持會隨手向她遞上一張紙巾。最後，在場的賓客一定會鼓噪，不斷大叫：「咀佢咀佢咀佢！！！」

新郎與新娘情深一吻。

那位幽默的男主持會代表大家表示：還不夠，要吻得再肉緊一點，持久一點。

而那位不善辭令的新郎知道大家都餓了，於是會講一些「酒微菜薄，招呼唔到」之類的客套說話。

接著乳豬會進場，大家一起乾杯。

非常公式化的應酬活動。

就連食物也不例外。蝦球，蟹鉗，魚翅，石斑，脆皮吊燒雞，炒飯伊麵，甜品糖水...上菜的次序總離不開這條公式。

唯一讓我感到驚喜的，是我竟然在這種場合遇到了她...

原來阿古是表嫂某位親戚的女兒，想不到世間上竟有如此巧合。

或者，這根本就是一場緣份。

「阿謙，又會咁啱都有既！？」開席前，比我更早到場的她主動前來跟我打招呼。

「係囉，估唔到會喺呢啲場度撞到你。」我有點害羞。

心裡當然是感到很開心，這彷彿是上天賜給我的一個機會...

一個把我們距離拉近的大好機會。

「好快就到學校旅行。」我隨便找了一些話題。

「係囉，不過又係去海洋公園...」

「你唔鍾意玩機動遊戲？」

我頗喜歡她穿起便服的這個模樣，牛仔褲配休閒鞋，為她添上了一份可愛的純樸氣質。

「唔係唔鍾意既，只不過我覺得學校旅行可以去一啲郊野地方，接觸吓大自然，然後一齊野餐，或者燒吓野食。」

「嗯嗯！」不能同意更多。

對於機動遊戲，其實內心是充滿著恐懼，過山車海盜船什麼的，我總是沒膽子去玩，唯一敢玩的，就只有那個最受女生歡迎的飛天韆鞦。

「係呢，你第時如果結婚，會唔會擺酒？」她突然這樣問。

「呢個問題...真係無諗過喎...」就連初戀也未曾開始萌牙，又怎會考慮到結婚擺酒！？

「我就應該選擇唔擺喇。」她說。

「點解？」我挺想知道其背後的原因。

「因為無謂囉，擺一擺酒要使好多錢，同埋感覺上只不過係一場應酬，其實只要兩個人開心既話，去個旅行都得啦，唔一定要擺酒。」

阿古簡直就是我的知音人啊！

因為我們某程度有著相似的想法，但她所想的還多了一份灑脫。

女生總是比同齡的男生成熟，原來是真的。

這時候，我那位不識趣的嫲嫲走了過來，打斷了我倆的交談：「謙仔！」

「佢係我嫲嫲。」我唯有介紹一下。

「嫲嫲你好！」阿古展露出一貫的燦爛笑容，還站起，主動讓座給老人家。

其實並沒有讓座的需要，畢竟席上騰空出來的位子仍有很多，但嫲嫲果真是相當不識趣，竟然真的坐了下來。

「我都要過翻去嗰邊先喇，你地慢慢傾。」阿古也很識趣，也很懂得人情世故。

待阿古走遠了之後，嫲嫲才悄悄地說：「佢係你女朋友仔？」

「當然唔係啦，佢係我同學黎架！」

「佢都幾靚女啊！」

當然啦！不只貌美，人品還很好！

但有需要讓嫲嫲你來對她評頭品足嗎？

接著，她不斷在七嘢八叨說東說西，但這些話，通通在我的左邊耳入，右邊耳出。過了一會，我以到洗手間小解為由，離開了座位，走到了別處。

我根本沒心情聽她講廢話，要不是她，我跟阿古本可以聊得更久的！

這個嫲嫲，真的很麻煩耶！

＃＃＃＃＃＃

「謙仔，嫲嫲買左你最鍾意既益力多啊！」打開家門，發現是嫲嫲，我笑逐顏開，因為她每一次總會帶來一些我喜愛的東西。

「嫲嫲一陣帶你去冒險樂園玩，好唔好？」

「好啊！」

冒險樂園。

「我想玩夾公仔！」我蹦蹦跳跳。

「好好好...」嫲嫲掏出了金弊。

「我想玩打保齡！」

「好好好...」嫲嫲又再掏出了金弊。

「我想玩波波池！」

「好好好...」金弊用完了，嫲嫲走了到找換處，回來的時候，手上又多了一袋金弊。

一直非常慳儉的嫲嫲，為孫兒提供歡樂金弊的時候，未曾吝嗇過。

「謙仔想唔想食綿花糖，不如嫲嫲去買俾你食？」嫲嫲問。

「哦！」我玩得非常專注，只是隨便回應了一聲。

波波池的遊戲時間經已結束了，我一直在等著，嫲嫲和綿花糖卻一直沒有出現。

.....

婚宴後的那一晚，嫲嫲一直出現於我的夢裡。

而婚宴後翌日的那個早上，起床時，媽媽含著淚跟我說...

嫲嫲去世了。

於昨夜凌晨，突發性的心臟病。

2.8

由於嫲嫲的喪禮與學校旅行的日子撞個正著，最後我缺席了旅行。

作為孫兒，固然要披麻帶孝，幫忙摺金銀。

靈堂裡，瀰漫著一片傷感哀愁的氛圍。

整個過程中，淚水一直沒有離開過眼眶，即使隔著玻璃望見了嫲嫲的遺體，也只是情緒有點激動而已。

直至後來的瞻仰遺容環節，於近距離下注視著嫲嫲的容貌，我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

莫名的愧疚感湧現於心頭。

我非常恨自己。

恨自己總是覺得躺在棺材中的那個人很麻煩...

但是，再沒有這個機會了。

永遠也不會再覺得她麻煩，她永遠也不會再被自己的孫兒嫌棄。

＃＃＃＃＃＃

當日傍晚，ICQ傳來了某人的來訊...

喔噢！

古淇·Sharon：「Are u ok？」

八神太一：「ok ar！」

阿古知道了嫲嫲去世的事。

古淇·Sharon：「心情如何？」

八神太一：「沒什麼特別。」

其實心情一點也不好。

古淇·Sharon：「那就好。」

八神太一：「旅行好玩嗎？」

古淇·Sharon：「還可以吧，都是玩一下機動遊戲，到處參觀一下。」

八神太一：「哦...有玩海盜船嗎？」

古淇·Sharon：「當然沒玩，太刺激了，加上玩完之後我一定會嘔的！」

八神太一：「哈，也對！」

古淇·Sharon：「你現在有空嗎？」

八神太一：「有啊。」

古淇·Sharon：「不如你來附近的商場，我有些東西想給你。」

！？

約會.....嗎？

八神太一：「什麼東西？」

古淇·Sharon：「待會你就會知道。」

阿古就住在我的鄰村，由我家走到她家，大概只需十五分鐘路程，而我們的中間點是位於學校附近的一個商場。

八神太一：「好，待會見。」

這是我與阿古的第一次單獨約會，不知怎的，竟沒有想像般那麼興奮。

「哈囉！」商場門口，我看見了阿古，她手上好像握著了一本書。

「喱！俾你既！」她把書遞給了我。

書名叫《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作者是米奇·艾爾邦。

「點解要俾呢本書我？」

「因為裡面既內容，幾適合而家既你。」

「而家既我？」

「嗯，睇完你就明架喇。」

「哦...」我萬分珍視地端詳著手上的這本書：「咁幾時要還翻俾你？」

「都唔急既，你慢慢睇啦，睇完先還翻俾我。」

「嗯！」我大力點頭。

阿古給我借這本書，背後一定有其特別用意。雖然我平時甚少閱讀，但是因為她，我一定會努力地把這本書看完！

「你夠鐘翻去食飯未？」她問。

我看了看手錶，現在才六點半：「未。」

「陪我去附近買啲野？我想徵詢吓你地男仔既意見。」

「好啊。」

徵詢我的意見...嗎？

很奇妙很奇妙的感覺...

被重視的感覺。

沿途，我們經過了商場裡的一個羅馬式的戀人噴泉，當中的設計非常特別。噴泉兩側置有兩隻體型矮小的邱比特神像，只要手牽著手的二人分別觸著兩隻邱比特的小手，這個噴泉便會突然響起音樂，繼而彩光四射，噴出來的水也會變得特別澎湃。

我猜是某種傳導性的功能在發揮作用吧，兩個人的手必須互相觸碰到對方，才能觸發起這個特殊的效果；當兩個人鬆開了手，那個噴泉亦會回覆原先的靜止狀態。

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和阿古一起攜手啟動這個戀人噴泉呢...

接著，我跟隨阿古來到了專門售賣男裝皮鞋的店。

「你覺得呢對鞋會唔會太老土？」她拿起了一對深啡的皮鞋。

「唔...」我端詳著她手中的鞋，故作研究：「要視乎係咩人著。」

「我哥哥。」她說：「佢就黎生日，我想送對皮鞋俾佢。」

原來她是有一個哥哥的。

「咁你哥哥幾歲？」我問。

「佢大我六年，而家讀緊大學。」

老實說，對於皮鞋這玩意，其實並沒有多大的深究。自問平時所穿的都是一些款式非常普通的平民鞋，阿古想要借用我的眼光，真的是找錯人了...

她挑選了幾對不同款式的皮鞋，一直在問我意見，而我只是給了一些相當中肯，講了等於沒有講的意見。最後，她買下了一對看上去比較年青的啡色皮鞋，還說很多謝我陪她走了一敞。

其實，應該是由我多謝她才對呢。

多謝她雪中送炭，因為她借給我的那本書，真的非常好看。

3.1

小息完結後，便是人人都很懼怕，卻每星期必須經歷兩次的西方歷史課。

為何懼怕？

不是因為課堂沉悶，也不關這科目的困難程度的事，而是由於，教授這科目的老師，是一個非常嚴厲，很愛責罰學生的一名變態。

因為她身型肥胖，加上姓連，所以大家都稱她為肥婆連。

相比起來，中國歷史比西方歷史有趣多了，畢竟自身是一名中國人...

諗...是香港人才對。

所以，我對中國歷史比較感興趣，至少當中的情節有我們非常熟悉的三國誌，以秦朝作背景的尋秦記...等等，溫習課本的時候，偶爾會找到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肥婆連來了。

班上的氣氛立即陷入一片肅穆，各人坐好後，立即拿出書本放到桌面，假如肥婆連喊全班起立的時候，仍有人未把課本準備好的話，不需任何解釋，那個人將會於課室門外罰站一整堂。

就在這時候，我留意到坐於自己斜後方的阿古，仍不斷往自己的書包裡掏，而且一臉無助，神色顯得有點慌張...

難道她沒有帶課本！？

肥婆連正用粉刷清潔黑板中，她轉身後便會立即喊起立，然後全班須恭敬地向她敬禮。

這時，我腦海中閃過了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仍未被大腦完全過濾，身體便二話不說，拿起自己桌面上的那本西方歷史課本，並將其扔了到阿古的桌上...

阿古愕然地望著我，其猶疑的眼神彷彿在問...

「你...為何要這樣做？」

我嘴角向上微揚...

「好學生怎可以被罰？這種事，就由我來為你捍上！」

那是我直至目前為止，中學生涯裡，最有意義，也是最有型的一次。

怎可以讓自己心愛的人，任由那頭肥豬處置！？

這時，肥婆連放下粉刷，回身喊：「Good morning class !」

「Good morning Miss Lin !」全班一起。

「今日有邊個無帶書？」肥婆連問。

我第一時間舉手。

「又係你，雷梓謙。」肥婆連雙手撐腰，氣憤道：「你好似已經唔係第一次！」

「嗯，今次係第三次。」我數數手指，一臉從容。

要型，便要型到尾。

這堂西方歷史課實在太沒意思了，對我而言，裡面的內容根本沒有半點營養。

來吧！即管嚴懲我吧！肥婆連！

「出去罰企！」肥婆連怒斥：「仲有！罰抄五次第五課，下星期一交！」

坐在班房角落處的阿源噗嗤一笑。

這舉動吸引了肥婆連的注意：「笑咩啊！？好好笑啊王啟源？」

「唔係啊，我只係打乞嚏咋...」阿源作出牽強解釋，指著頭頂上的冷氣機：「課室有啲凍！」

「哦...凍吓嘛？今堂你都唔使上喇，出去罰企！企到落堂！企到個身暖翻為止！」肥婆連大發雷霆。

於是，我多了個伴。

「做到野喎騾仔！」走廊上，阿源跟我說：「今次實可以抱得美人歸啦！」

他指的，當然是指剛才借書那件事。

「我咁樣做，並唔係為左討佢歡心。」我必須更正，剛才的行為，絕對不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結果。

「是但啦，總之就做得好啦！今次一定喺佢心目中加哂分！」

老實說，我內心是萬分期待。對於我剛才的舉動，阿古到底會有何感覺呢？

我們的關係，會不會因此而產生一點點微妙的變化？

「你又係既，頭先笑乜？明知佢最鍾意罰人。」我說。

「其實我係特登，你信唔信？」

「信。」當然相信，因為他是傻的。

「與其聽條肥婆喺度鳩嗡，不如企出黎吹吓水。」阿源探頭瞥了瞥課室內的情況，生怕說課中的肥婆連會偷聽我們的對話：「講真，除左罰企，佢仲可以罰得我地啲乜？使怕佢？」

「喂，有無帶數碼暴龍機？」他問，隨即拿出了他的加布獸。

「有啊。」我也拿出了自己的亞古獸。

「隻揪！」

「好啊，怕你？」

兩部數碼暴龍機互相接上，戰鬥展開。

雖然在走廊站了一小時十五分鐘，卻彷彿比呆在課室裡上堂來得充實。

＃＃＃＃＃＃

放學。

執拾書包的時候，阿古來到了我的身旁。

「借俾你。」她向我遞上了一本類似筆記的東西。

我將其接過，打開一看，發現裡面全都是手寫的英文，看似是一本自製的英文筆記。

「你得閒可以睇吓，應該會對你有幫助！」她今天的臉上，多了一份靦腆：「有咩唔明既話，可以隨時問我。」

而這份靦腆，我早已察覺，就在先前她把西史課本歸還給我的時候。

「哦...好啊。」我將其接過。

筆記整理得相當有條理，字體很美，五顏六色的，每一個部份都寫有相當詳盡的註解。

翻開簿時，還散發著淡淡的香味，應該是色彩筆的味道混上女兒香水。

但，為何她要借給我這東西？

算是一種報答嗎？

我的英文很爛，並不是新聞。

這不得不讓我如此妄想，她這樣做，是希望於改善英語能力方面為我提供一些協助？

她又說：「我逢星期二同五都唔使補習。」

「哦...」這個我知道。

「不如以後一齊留喺學校溫習？」

「！？」我很想說「好」，但嘴巴卻不中用，吐不出來。

「我幫你補習英文，你就教吓我數學。」她俯視著我，卻沒有給人高高在上的感覺。

我緩緩地點了點頭。

頭頂不斷冒出問號，體內卻是十萬個感歎號。

「嗯，咁我走先喇，拜拜。」她莞爾。

眼看著倩影遠去，連揚手道別這麼簡單的動作也反應不來。

心裡還是搞不清一些事...

這到底是...？

不知怎的，我們的交流變得比往常拘謹了點。

經過今天之後，我跟她的關係確實產生了微妙的變化，卻說不出那是一種怎麼樣的變化。

總之，就是說不出的奇奇怪怪。

3.2

那時候，尚未有智能手機的週末週日，在家中消磨時間的活動，莫過於呆在電腦前，玩一下雅虎桌球和新浪麻雀。

喔噢！

這陣子，每當我聽到電腦發出這種鳴響，心總會怦然而跳，期盼著對話視窗中的名字，會不會是那個人。

若然不是的話，會感到莫名失望；假如是的話，我會肅然坐起，並專注於緊接下來的文字對話。

果然是她！

古淇·Sharon：「即將要考試了，開始溫習了沒有？」

八神太一：「還未啊，尚有兩個星期才到考試週，我打算下星期才開始。」

古淇·Sharon：「加油喔！」

八神太一：「你在幹什麼中？」

古淇·Sharon：「沒事幹，在與朋友聊天。」

八神太一：「懂得打麻雀嗎？」

古淇·Sharon：「懂啊。」

八神太一：「那有沒有玩新浪麻雀？」

古淇·Sharon：「有啊，你也有？」

八神太一：「當然有！有興趣現在來一局嗎？」

古淇·Sharon：「沒問題啊！」

我趕緊關掉所有進行中的網上遊戲。

八神太一：「局已開，伺服器：如意吉祥。第五十二號桌。」

古淇·Sharon：「好啊，等等我。」

八神太一：「我叫八神太一。」

古淇·Sharon：「ok！」

過了一會，她進來了。

Sharon Koo，是她新浪麻雀中的名字。

由於麻雀局是我開的，所以我是東家，而剛剛入局的阿古是我的下家，即南家。

另外兩名不認識的人也相繼入局。

人齊，雀局開始。

手牌幾乎全都是萬子，看來這局來個清一色沒有難度。

我留意到，阿古一直在打出筒子和索子。稍為懂得麻雀的人也一定知道，她應該跟我一樣，手中留有萬子。

換言之，她食糊需要拿到萬子。

於是，我改變了一下打法，將手牌轉為對對糊。偶爾打出手牌中的萬子，給予下家的阿古上牌的機會。

果然，我每打一隻，她便上一隻。

經過我的一輪餵牌後，她很快便單吊了，準備糊牌。

不過，我竟然海底撈月，自摸了紅中！

對對糊三番，紅中一番，共四番。每位扣80分，而我的總分則立即進帳了240分。

喔噢！

古淇·Sharon：「你剛才在做什麼牌，怎麼打得有點怪怪的…」

八神太一：「對對糊啊。」

古淇·Sharon：「我剛才單吊七萬，差一點便清一色。」

呵呵！看她之前所上的牌，我早就猜到她應該是單吊七萬。

八神太一：「厲害喔！再來吧！」

古淇·Sharon：「嗯！」

歡樂時光過得特別快，已經忘記了打了多少圈。

完局的時候，夕陽經已西下。

古淇·Sharon：「不玩了，先吃晚飯。」

八神太一：「好吧。」

古淇·Sharon：「88」

八神太一：「88」

每次眼看著她的名字變為離線的紅色，心頭總會湧現出落寞的感覺。

縱使此刻感到落寞，事實上，這一整個下午卻是過得異常充實。

能與自己喜歡的人產生難得的互動，是暗戀階段中最幸福的事。

3.3

「騾仔，因乜解究你呢排啲手指頭成日貼住塊膠布？」小息，在小食部排隊買早餐的時候，阿源這樣問：「打飛機打到咁？」

「痴孖筋，當然唔係啦！」我瞥了瞥身後，生怕站在後面那位女生會聽見阿源剛才的話。

「係咪發明左一種新既打飛機方法唔話俾我知？」他問。混他的帳。

「唔係囉...」我實在怕了他，以免他繼續追問下去，只好把事情和盤托出：「我最近學緊彈結他，彈到啲指頭損左，咪貼膠布囉！」

「彈結他！？」他感到有點驚訝：「無啦啦彈乜春野結他？」

「投其所好嘛...」我說：「佢鍾意玩古箏，所以我都想試吓彈結他！」

「估你唔到喎，不過結他同古箏，夾咩？」

「咪又係樂器！」

家裡的木結他是最近才買的。

我每天都花不少時間練習和摸索，但始終發覺，自己於音樂這方面好像沒有半點天份，即使彈至十隻手指頭都流血了，也彷彿沒有進步。

或者萬事起頭難沒錯，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心裡清楚知道，自己未能從彈結他的過程中找到半點樂趣。

感覺上，結他就似是為彈而彈，根本就不是因為自己喜歡才去做，而是為了別人...

投其所好，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

今天，阿古於每星期一次的全校週會中來了個壓軸表演，就是身穿旗袍，在台上彈演古箏。

一身淺紫色的旗袍，還有輕快悅耳的中國樂曲。

彈奏時，坐著的她更一直露出其雪白的大腿，令一眾男生看得如痴如醉。

當她彈演完畢，獲得全場掌聲的時候，心中竟莫名奇妙地生起了一種自豪的感覺。

然而我搞不清楚，這種自豪感，到底是源自些什麼。

為自己喜歡上了一個那麼多材的女生而自豪？

那麼在場自豪的人應該不只我一個吧。

說穿了，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我自豪自己擁有這麼樣的一個朋友。

而這種朋友關係，並不是大家所想像的，那種單純的友誼，而是....

該怎麼形容才好呢...

自從上次西史課本一事之後，班上有一件事被公認了，並不是我喜歡她這件事，而是大家都認為，我跟阿古暗地裡是相當友好，至少會相約一起留校溫習。

總之，此刻的我很替她感到高興，以一種類似知己的身份。

＃＃＃＃＃＃

晚上。

阿古於ICQ傳來了訊息，說想要借看一下前幾天的數學小測試卷的答案。由於我幾乎獲得滿分，所以我寫的，某程度就是試卷的標準答案，甚至乎比標準答案描述得更加詳細。

於是，我約她到了附近的海旁。

那是每個愛情故事也必不少得的場景。

早到了的我挨著海旁圍欄，享受著迎面吹來的泌涼晚風。

「阿謙！」身後有人喊我的名字，是阿古的聲音。

「嗨！」我將手中的數學試卷交給了她。

她今晚的衣著有別於平時， 再不是牛仔褲休閒鞋，而是相當鄰家女孩的短褲拖鞋...

還要是露出腳趾的，非常平民的那款拖鞋。

「要你特登出黎，真係麻煩你。」她雙手抱著後頭，嘻笑著臉。

「唔緊要，反正食飽飯無野做，當係落黎散下步。」我怎能錯過每一次與她單獨會面的機會？

「我啲數學實在太水皮喇...」她翻閱著手中的試卷。「點先可以好似你咁考得咁好。」

「邊係呢...」我搔著後腦。被自己喜歡的人所讚美，份外難為情。

這種話應該換我來說才對...

我的人生實在太失敗了，怎樣才能像你這般成功？

我留意到，阿古的目光經常停留在地上，嚴格一點來說，是停留在我那些肥胖的腳趾上。

忘記提及，今晚我只穿了一對相當麻甩的綠色人字拖。

渾身感到有點不自在的我，不自覺地蜷縮著腳趾。

她望見了我這個舉動，知道我洞悉了她的視線。

「唔好意思，我見你啲腳趾咁肥，好得意，所以先望吓架咋！」她難為情地摸著自己的鼻頭。

我不語。

這算是一種讚美嗎？

「一陣翻去打唔打麻雀？」她問。

「定係篤波？」

「都好啊！」

最近，除了新浪麻雀，我跟阿古還會玩雅虎桌球。

相對地，我比較喜歡雅虎桌球，因為桌球室只能容納兩名玩家，每一次玩桌球，我們彷彿走進了一個二人世界。

「咁不如而家就翻去玩咯！？」我問。

「好啊。」

感覺上，我跟阿古的關係好像又有一點點的良好進展。

而就在那一晚，數碼暴龍機裡的亞古獸，終於進化成暴龍獸了，這可真是一個好兆頭呢！

3.4

小道消息指，訓導主任今天會趁大家正在上課的時候進行突擊檢查，而所謂的突擊檢查，不外乎搜查一下同學們的書包，看看大家有沒有將什麼遺禁品帶回來到學校，例如手機，撲克牌，寵物...

是寵物沒錯，最近一眾男生們興起飼養甲蟲，他們還把這些會飛的玩意放到一個小型透明膠盒裡，攜帶回校炫耀一番。

「有無收到風，一陣突擊檢查喎！」阿源說。

「有啊，但我今日乜都無帶，完全唔驚。」我表現淡定，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

阿源每天也會帶手機回校，現在煩惱於應該把手機放到什麼位置，才不至於被老師搜刮出來。

「你話將部電話擺喺底褲入面得唔得呢？斷估佢地唔會搜我碌鳩咁離譜掛！？」

「點知架，好難講。」事不關己，己不勞心。

「盡地一鋪，一於咁話！」然後他立即將自己的手機塞進了自己的底褲裡。

中文課進行途中，訓導處一干人等忽然闖了進來班房。

「全部人將自己既書包擺哂上檯，男左女右企哂出黎。」女訓導主任的氣勢相當凌厲。

「嘩屌啊...好似差佬踢竇咁款既...」坐在附近的某位男同學細聲道。

接著，我們一眾男男女女各站一邊，由訓導處的老師們開始搜查起大家的書包來，搜過了書包後，便逐一作簡單的搜身。男教職員負責搜男同學，而女教職員則負責搜女同學。

結果，幾位將手機放在書包暗袋的同學被教職員搜了出來，並即場沒收，需由家長前來領回。

事實上，將遺禁品帶回校的同學，絕對不只這幾位。可見各位聞悉風聲之後，早有準備並各施其法，將不能見光的物品都通通收藏好。

有人將手機塞入自己的襪裡；有人用膠紙將整副遊戲卡牌貼在櫃底；亦有人深明最危險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這道理，將整盒甲蟲預先放到教師桌的抽屜內。

而阿源則千算不如萬算，負責向他搜身那位被全校懷疑是同性戀者的男教職員，果真伸手摸向他的大腿內側，並立即發現內有乾坤。

手機塞進底褲內一事，當場斷正。

＃＃＃＃＃＃

午飯後，我跟幾位男生一同到樓下射籃球。

平時甚少走進球場的我，最近經常接觸籃球。

事源，我從某位女同學的口中得知，阿古原來喜歡一些玩運動的男生，尤其是籃球，難怪每當她經過學校籃球場的時候，總會看得著迷入神。

我亦從另一位女同學的口中聞悉，原來她中一的時候，曾經喜歡過一位男生...

必須強調，是曾經，不是現在。

而這位男生是鄰班的，也會打籃球。

「知唔知邊個係籃球隊隊長？」我問身邊的同學。

「哦～咪嗰個囉！」他指向了球場另一邊某位身型高大的男生。

原來是他，我們的級數實在相差很遠呢...

我指的是，他比我高級很多，既高又帥。假如我們站在一起，我會完全被比下去。

原來阿古喜歡這類型的男生，那我豈不是...

想到這，自卑心開始作祟了，望見自己那積滿於全身的脂肪，便覺得非常討厭。

「咁你知唔知佢叫咩名？」我問。

「唔係好記得...」他想了想：「好似姓洪，叫阿南。」

洪興陳浩南！？

「肥仔謙！接波！」

一聲大喝，把我從胡思亂想中拉回到了現實。幸好能把球接住，否則便要食波餅了。

這一刻，不甘心的忿恨情緒刺激著體內每一粒細胞，我以僅有的低劣技術把球運到籃板底下，來了一記全場最笨拙的單手投籃。

人家常說，吃飽飯後不要做劇烈運動，原來是有根據的。

投籃之後，我的肚子感到了一下輕微的痛，接著是持續而強烈的腹痛，就連站也站不穩，身體變得軟軟的，跪下，然後躺下...

在地上蜷縮著身子的我，不斷喊著很痛，誰可以來幫一下我...

最後，救護車把我送到了醫院，更演變至需要開刀動手術，割盲腸。

一記不甘心的投籃，竟弄得要開刀，還留院了兩天，在家休養了五天，真是濕濟！

其實，盲腸炎亦即闌尾炎，引發的原因有很多，但今次的成因，醫生指是由於肚子裡未經完全消化的食物跑到了闌尾那邊，以致闌尾受到阻塞，從而導致今次悲劇的發生。

＃＃＃＃＃＃

住院第二天，幾位班上比較友好的同學均有前來醫院探望我，當中固然不少得阿源。

「嘩好彩你係今個禮拜出事咋，下個星期就開始考試。如果因為咁而考唔到試就手尾長喇，今次都算係不幸中既大幸。」他說。

「都係既，咁樣諗，個人會開心啲...」躺在病床上的我頹然喪氣。

經過今次，我才明白何謂元氣大傷。

「我之前都割過盲腸架！其實割盲腸都幾好啊，起碼之後唔使再驚有盲腸炎先。而家一鳩割左佢先，以後一了百了！」

「我以後都唔會食飽飯打波架喇，有陰影。」我說。

「車...」真的很想往阿源那張囂張的臉揍上一拳。

「知唔知...仲有無其他同學會黎探我？」我指的其他同學，其實只有一人。

「你話阿古？」知我者，莫若眼前這位變態。

「嗯。」

「我點知！？」

這時，一位穿著校服的女生自遠走近...

我瞥眼望去，阿源也回頭一看：「一講曹操，曹操就到。」

「嗨！阿謙，你無事嘛？」阿古手上拿著一堆筆記。

阿源十分識趣地從椅子站起：「俾你坐啊！我走喇。」

「咁快走！？」阿古。

「係啊，我要翻去煮飯俾屋企人食。」

簡直是屁話，以我所知，他從來不會造飯！竟然在人家面前裝模作樣，增加自己在別人心目中的印象分！

臨離開前，阿源向我豎起了兩隻姆指，還不斷向我擠眉弄眼。

「咁失策架你，搞到要入醫院！」阿古除下了書包，坐了下來。

「唉...」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你知唔知啊，今日學校發生左好多好得意既事！」

「係！？咩事？」

接著，她向我娓娓道來了班房所發生的一切趣事，還一時得意忘形，被躺在鄰床的人要求我們談話時小聲一點。

我們一直聊，聊得相當愉快，直至探病時間差不多結束，我的家人來了，阿古才離去。

我真的感到很高興，她竟然特地前來醫院探望我耶...

卻讓她望見了我這身霉倒了的頹廢樣子。

這令我不得不這樣安慰自己，是次盲腸炎入院，其實是值得的。

雖然輸了一條盲腸，卻贏得了心上人的關心。

3.5

一場小病過後，緊接下來的便是學期考試。

一如以往，除了數學科，其他科目的手感只是一般，尤其是英文，無論是作文，閱讀理解，聆聽，抑或會話，考試結束後總是感到萬分沮喪， 要考獲合格的分數，對我而言是一件相當吃力的事。

為時一星期的考試，感覺相當漫長。

每日放學後的第一件事，便是立即趕回家臨急抱佛腳。無論將課本和筆記複習多少次，總覺得無法將內容牢記入腦，總是欠缺一種穩操勝券的安全感，而這種不實在，對應考的臨場發揮有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無論如何，考試週終於過渡了。

接下來，便是萬眾期待的聖誕假期。

假期開始之前，我以答謝阿古為我補習英文為由，邀請她到外面吃晚飯，由我請客。這造就了我們之間，正正式式的第一次單獨約會。

事前我隆重其事，特地到旺角的潮流商鋪買了一套新的衫褲，以示我對這餐飯的重視。

本來於ICQ中協議好，那一晚是食泰國菜的。

怎料，見面的時候，阿古竟突然改變主意：「你剛剛先病好咋喎，而泰國菜係主打辣架嘛，一陣會唔會刺激到你啲腸胃，又搞到你入醫院架？」

「其實都唔怕既，只要啲野食唔叫咁辣既話，我估應該都無事既...」聽見她這樣說，我心裡也生起了會否再一次肚痛的憂慮。

「穩陣啲好！一於轉食其他！」她說。

「但係...忽然之間，諗唔到有咩好食喎...」

「有無興趣去掃街？」

「吓！？」我對她的提議感到驚訝。

不是吧...這樣會不會屈就了她？

選個舒適的地方坐下，好像比較好...

「不如俾啲時間我諗吓，我記得附近好似有間唔錯既餐廳...」我說。

她又說：「唔使特登就我喎，其實我食野方面好求其架咋，飽肚就得架喇，唔一定要食好野。」

「咁…」我還在猶疑。

「唔好諗喇，行啦！」

實在太滾動了…

不但善解人意，又為人設想，加上毫不挑剔…

墮落凡間的女神，我眼前竟就站著了一個！

西灣河太安樓。

「想食咩隨便買啊，今餐我請。」我從錢包裡掏出了一張一百元紙幣。

「得啦，食完先再計數啦！」阿古推卻了我遞給她的錢，逕自走到了牛雜店那邊。

「你都食牛雜架？」我問。

「食啊！不過一碗又好似太多…」

「如果你唔介意既話，不如買一碗兩份食？」

「都好喎！」然後她立即向老闆下單。「一碗牛雜唔該！」

「不如分頭行事，你去嗰邊買煎釀三寶？」阿古。

「好啊，但你有啲咩係唔食架？」

「咩都食！青椒茄子魚蛋紅腸，咩都要啲！」

「好！」

煎釀三寶後，她再要了個碗仔翅，而我則買了生菜魚肉。

「好似仲未夠喉…」她掃視了一下附近的食店。「不如整多碗車仔麵？你食唔食得落？」

「都可以既…」老實說，現在經已有八分飽，再來一碗車仔麵的話，恐怕要先找個廁所放下幾兩。

然後，我們各自點了一碗車仔麵。

「再食埋個甜品就心滿意足喇！」吃完後，她又說。

「你仲未飽啊！？」我的肚子已經飽得隆起來了。

「你無聽過咩，女人有兩個胃，一個胃係專食甜品架嘛…」阿古對於自己的大食程度，表現得有點害羞。

既然她這樣說，我也只好奉陪到底。

雖說今晚是由我請客，但食物的錢並不全然是我付的，例如最後的甜品，她搶去了單據，堅持要由她來埋單。

所以，是次掃街實情只是AA制。

3.6

「有無興趣去食下午茶？」星期五放學，我正在執拾書包的時候，阿源走過來問。

「而家？」我有興趣。

「係啊，唔通聽朝咩！」

「哦，好啊！喺邊度食？」說罷，我掏出了褲袋裡的數碼暴龍機，給了暴龍獸一隻美味雞腿。

阿源甚少主動說要吃下午茶。

正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嗯，有點不尋常，難道有心事想要傾訴？

作為朋友，既然有空，唯有奉陪一下。

來到便利店，他買了個撈麵餐，而我則買了咖哩魚蛋和燒賣。

反正很快便到晚飯時間，隨便吃一點就好了。

「尋日放學...」一直沉默不語的阿源，終於開口講話：「我喺街見到冰冰同一個男仔手拖手。」

「嗯！？」

原來是這個緣故嗎...

「我地學校架？」我指那位男生。

「唔似，個男仔好生面口，而且著住便服。」

「哦...」

望見自己喜歡的人跟別個男生牽手，這種感覺絕對不會好受...某程度更是一種傷心欲絕的煎熬！

「聽人講，啱啱開始無幾耐。」

「咁你有咩打算？」

「哈！可以有咩打算，咪繼續做翻自己，人地又唔係我邊個...」他一臉毫不在乎，但那是扮出來的，因為我了解他的個性。

「暗戀...其實真係一件好辛苦既事。」我嘆息著。

「你嗰邊又點啊？你同阿古早排唔係單獨去過街咩？」

「係...」想起了她，頓時感到有點害羞。

「掂過碌蔗啦！一個女仔假如肯同男仔單獨約會，代表已經成功左一半！」

「係咪架！？」我有點質疑，卻又很希望他所說的是真的。

「珍珠無咁真！」

「其實佢就快生日，我諗緊好唔好送生日禮物俾佢...」

「當然要送啦！呢個係一個好機會！食唔食到糊，可能就睇今次架喇！」

有時候，朋友的一句說話，會是作出某個決定的強心針。

他又說：「禮物方面呢...一定要係DIY，千奇唔好買現成，否則就太無誠意喇！」

「我有諗過自製生日卡。」

「生日卡就固然唔少得啦，至於禮物...就真係要諗諗。」

「我啲勞作好差架喎，太難既話，我怕我唔識搞。」

「整得肉酸唔緊要架！最重要係親手整！呢個世界好怪架，只要對方係喜歡你，無論你整一篤幾核突既屎出黎都好，佢都會鍾意；但假如佢唔鍾意你，就算你送幾名貴既野俾佢，佢都係會唔鍾意。」

「哦...」我正在苦思，到底應該親手弄些什麼呢？

「不過講開又講，若然一個唔好彩，你同阿古真係起埋左一齊，有無諗過之後點？」

「咩之後點？」

「佢之後會到外國讀書架嘛，若然你真係追到佢，但兩個人要長期分隔兩地，無得見面喎！你諗吓到時會有咩感覺？」

也對啊，怎麼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或者能不能在一起這個問題經已太長遠了，更之後的，根本沒有餘力去考慮....

但是，這就是別人口中很難維持的異地戀嗎？

怎麼把事情說成經已米已成炊，而事實上根本十劃未有一撇！

「事情都未發生，暫時幻想唔到會係咩感覺喎...」

「算喇算喇...都係唔好講咁遠喇。講翻生日嗰個問題，總之就要自製啦，一句講哂！」

這時，阿源透過便利店的玻璃眺望著遠處，像是發現了些什麼。

「仆佢個街啊！又恰我細佬！」說完後，他一股勁衝了出去。

我也跟著出去，看看到底是什麼狀況。

「哈哈哈！你隻數碼暴龍咁廢，等我幫你刪除左佢啦！」

幾個男生圍著阿源的弟弟，其中一人更好像搶去了他的數碼暴龍機。

看真一點，原來是班上那個喜歡恃強凌弱的胖子 - 福頭，和他的同黨。

「死肥仔！搞邊科啊又！」阿源把福頭一手推開，擁護著弟弟。

「原來係傻仔源。」其中一名同黨說。

「唔怪得個細佬係弱智啦，唔記得左原來個阿哥都係傻既！」福頭刻意出言嘲諷，更以牙還牙，用力推了阿源一把，弄得他差點往後仆倒。

我聽人家說過，阿源有一個輕度智障的弟弟，而他卻很少在我面前提及，今次可是我頭一次遇見他的弟弟。

「你搶左我細佬部數碼暴龍機！拎翻黎！」阿源想要硬搶福頭手中的數碼暴龍機，卻因為力氣不夠大而節節敗退。

「上次喺廁所度玩屎，想整蠱我，你估我唔知啊仆街？」福頭單手便揪起了阿源的衣領。

「吹啊！？鬼叫你成日笑我細佬啊！？」

「我笑佢有咩唔啱啊！？你細佬係弱智啊！死弱智仔！弱智仔！」

阿源的弟弟站在一旁，一直在掩面痛哭，一副我見猶憐的模樣。

我終於理解，為何阿源那麼討厭福頭，因為他一直以別人的家人作為笑柄。

這種橫行霸道實在欺人太甚，就連作為旁人的我也看不過眼。

「死福頭，你點先肯還翻部機俾我地？」我說。

「好簡單者，你打得贏我既獸人加魯魯，我咪俾翻個弱智仔部機你地！」

獸人加魯魯可是完全體，而我的暴龍獸只是成熟期。這可是一場越級挑戰，
並不是完全沒有戰勝的可能，我也曾經聽說過，成熟期是有可能打敗完全體的，但機會是微乎其微。
勝出的話，絕對是一場奇蹟。

福頭又說：「但如果你輸左既話，你要即刻喺我面前刪除埋你隻數碼暴龍！」

失去掉數碼暴龍事小，這口氣不能嚥下事大。

若然就此屈服，他只會得寸進尺。若然連機對戰，即使只有那一丁點的勝率，我也不想錯過，因為...

我相信我的暴龍獸！

「好，我同你打！」我，八神太一，掏出了口袋中的數碼暴龍機。

怎麼...暴龍機的螢幕上....好像變得有點不一樣！

！！！

是...機械暴龍獸！？

不是吧，世間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我的暴龍獸竟然於如此關鍵的時刻進化成完全體，剛才的一路上，明明還未進化的！

這個時候，牠當著我面前拉了一陀新鮮熱辣的暴龍屎，頭上還頂著一個代表開心滿足的圓形圖案...

彷彿在暗示，其實就連牠也看不過眼，叫那個欺欺霸霸的人去吃屎吧！

（＊＊作者亂入：話明進化，點少得呢首音樂，一齊黎聽聽，熱血吓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SM1FixICA）

太一，我們一起上吧！

暴龍獸進化！！！！！！！！！(不斷在自轉)

「哈...哈...哈...」我一邊傻笑，一邊為機械暴龍獸進行餵食，再來了一場簡單的訓練作熱身。

「有咩咁好笑啊你？」福頭整裝待發，隨時準備與我連機對戰。

「我笑係因為，連個天都註定我今日要收你皮！」我二話不說，立即將自己的暴龍機與他的接上。

福頭彷彿被我的氣勢所震懾，神情閃過了一絲疑惑。

戰鬥開始！

第一波 -

攻擊：機械暴龍獸發射了一枚導彈！

防守：被獸人加魯魯的咆哮一擊打中！

第二波 -

攻擊：再次發射導彈，今次的竟然是連擊，命中的話，將會為敵人造成雙倍傷害。

防守：成功作出迴避，沒有被打中。

第三波 -

攻擊：再發射導彈，又是連擊！

防守：被擊中！

第四波 -

攻擊：一枚導彈！

防守：被擊中！

……

勝負已分，機械暴龍獸一副很高興雀躍的模樣。

是我贏了。

我從福頭手上搶回了阿源弟弟的數碼暴龍機，物歸原主。

福頭呆了，相信他沒有想過，還未進入第五波的攻防，自己的獸人加魯魯竟便已經被擊敗。

或許這就是所謂的驕兵必敗。

太爽了，這種感覺，鋤強扶弱，為別人討回一個公道的快感。

＃＃＃＃＃＃

「大概兩年前，我父母離左婚。」阿源說，他的鞦韆蕩得很高。「而家住喺我屋企個男人，唔係我地親生老豆黎。」

換言之，那個人是阿源的繼父？

阿源繼續娓娓道來，而這些事，我從來未聽他提及過的。

他說，他那位輕度弱智的弟弟，其實還患有自閉症的，而自閉症的成因，某程度是成長環境所致。以前，他們的親生父母聚少離多，嗜賭的親父又經常不在家，每次回家都會對他們兩兄弟進行虐打...

難怪較早前的日子，我經常看到阿源的身上滿佈傷痕...

這些傷痕，是阿源為了保護弟弟免受傷害時所烙下的，當初還誤以為他在街上跟別人打架呢。

父母每一次見面，便是大吵大鬧的時候。久而久之，這個家庭逐漸變得破裂，而生於這種家庭的孩童很容易會感到自卑，若然長期將心事埋藏於心底，找不到渲洩的途徑，或者不懂得如何處理這些負面情緒，個人心理便會開始出現不平衡，從而培養出各種的情緒病。

至於現在生活於他們家庭的這位繼父，稱不上為很好，也稱不上為差，至少不會虐打他們兩兄弟，不會弄得整天家嘈屋閉。但，大家始終是沒有血緣關係，於他而言，這個男人某程度只是一個陌生人，這種相處，感覺總是怪怪的。

聽完阿源的故事後，我的心情變得有點低落。

因為相比之下，其實自己幸福多了，生於小康之家，一家人相親相愛，和睦相處，
也沒有太多生活上的煩惱。

而阿源呢，雖然生長於破碎家庭，卻沒有備受負面情緒影響，還一直在同學面前發放各種笑彈，抱持著一種非常樂天的態度。

這種態度，真的十分厲害。

今天我才知道，原來我這個朋友，是個非常非常堅強的人。

4.1

十二月，聖誕節前席。

「大家準備好未？」站在場中央的凌老師說：「遊戲即將開始！」

課室裡正進行著聖誕聯歡會。

全班同學圍在一起，在班房內圍了個大圓圈，準備玩團體遊戲。

第一個要進行的遊戲，是踩波波。

每位同學的腳邊都綁了三個氣球，哨聲一起，各人便要施盡渾身解數去弄破其他人的氣球，當所有其他人氣球都被踩破，而自己的腳邊仍有倖存著的氣球，該位同學便算勝出，亦會獲送凌老師事前準備的一份聖誕禮物。

「準備好未？」凌老師將哨子放在嘴前，準備發號。

咇！

眾人聽見哨聲後，立時像失了控般，不斷往別人腳邊的氣球踩去，場面瘋狂，卻又很盡興。

有些男生毫不憐香惜玉，竟然向女生施展推撞；亦有些男生很懂得保護女生，即使自己的氣球不斷被別人施襲，也要保護著身邊那位差點便要跌倒的女生；也有些男生雙眼發光，畢竟這種遊戲難免會有一點點的身體接觸，而現在就是藉機親近女生的最佳時機。

而我呢，過程中的目光就只有阿古。

柔弱的她眼看場面混亂，好像表現得有點不知所措，既想參與其中，卻又找不到空隙將自己融入進去。

有見及此，我於是走出了戰場，走到了她身邊，偷偷地踩破了她的一個氣球。

「偷襲我！？」她輕搥了一下我的手臂，更想向我還擊，卻被我全數迴避。

我一邊引導著她，一邊保護著她，以免她受到那些魯莽男生的無情推撞。

第二個遊戲是爭凳仔。

數十張椅子圍了個大圓圈，音樂響起的時候，大家需要圍著圓圈不斷走。每當音樂停下，各人便要立即找一張椅子坐下，而椅子的數量會比總人數為少，換言之，每次都會有人被淘汰掉，而最後沒有被淘汰的那一位，便是勝利者。

可能是因為體型的關係吧，待在我旁邊的人，總是爭不贏我，直接從椅子被我擠了出去，女生也不例外。

可惜阿古身在場的另一邊，於這場遊戲裡，我未能與她有任何互動。

雖然有贏有輸，但大家卻沒有計較太多，只要快樂就好。最重要的，緊接下來將會是漫長的聖誕節假期，怎能被區區一場遊戲的輸贏而搞砸這份輕鬆愉快的心情？

熱身過後，便是將肚子填飽的大食會時間。

桌上放滿了壽司，披薩，和同學自製的三文治和沙律等等。

當然，這種場合絕對不少得代表著青春的菠羅拼腸仔。

交換禮物，從來都是最令人期待的環節。

雖然大家所準備的都一定不會是什麼貴重或特別的禮物，但我們心裡就是滿懷期待。

期待著待會的自己會不會有幸抽中某某所準備的禮物呢？若然真的抽中的話，會否代表了我跟這位某某，其實某程度也有著一點點的緣份？

禮物包裝紙的底下，又會是一件怎麼樣的東西呢？會是一些實用的東西嗎？還是只是一些低智的無聊玩意！？

無論最後這份禮物是什麼，大家都會感到滿載而歸，因為彼此的童真仍在。

「大家今日玩得開唔開心啊？」抽獎完畢後，凌老師再次站到場中央。

眾人均表示非常盡興。

「以下落黎，我有啲事情想要宣佈...」凌老師收起了臉上的笑容。

氣氛逐漸變得嚴肅起來，大家均感到相當好奇，心知凌老師接下來想要分享的，一定不會是甚麼趣事，而是認真的事情。

「今年將會係我最後一年喺呢間學校執教...」她說。

「吓！？點解啊！？」

「老師你係咪做得唔開心啊！？」

「係咪呢度有人恰你？要不要我幫你出頭？」

「凌老師唔好走啦！我地唔捨得你！」

「係咪校長唔出糧俾你啊！？」

「打佢老母！」

同學們均對此感到訝然和可惜，有人甚至當場哭了出來。

我也不明白，為何凌老師會忽然作出這個決定？

「大家稍安毋燥，聽吓我既解釋先...」凌老師繼續說：「我唔係做得唔開心，亦唔係有人欺負我，而係因為，我想追尋自己既夢想...」

夢想...嗎？

「其實由細到大，我既夢想都係成為一個舞台劇演員，雖然教師都係我自己想做既事，但相對地，其實我更想做一個演員。而最近機會終於找上我，我有幸接觸到有關方面既人，有機會可以置身於舞台劇，所以我想趁自己仲係後生既時候，去試一啲自己一直都好想試既野...」

我留意到，大部分女生已經哭紅了眼，包括阿古在內...

大家都非常不捨得凌老師呢...

因為她的確是一位人品好，很懂得關心學生，很盡責，也很受學生愛戴的老師。

「其實除左呢樣野，我仲有一樣野想同大家宣怖，就係我將會喺下年既八月結婚！」凌老師說。

「真係架！？恭喜哂啊！」

「老師你之後做左人妻，咁我以後點啊！？」

「有情人終成眷屬！」

雖然收到了壞消息，但結婚這個喜訊，彷彿將大家的愁雲慘霧一下子打散。

凌老師又說：「所以，由於大家係我執教生涯既最後一班，我結婚既時候，好希望有你地在場...你地會賞面出席架可？」

大家均表示老師大婚那一天定會準時到達，還詢問著有關人情賀禮的事。

凌老師回應：「大家仲係學生，又未有搵錢能力，人情賀禮嗰啲就唔使架喇，只要出現就得。到時我會安排三圍檯俾大家坐，就當係多謝大家俾左我最後呢段咁美好既回憶！」

就是這樣，那年的聖誕節聯歡會，於帶有離愁別緒的氛圍底下，圓滿結束。

新的一年即將要開始了，不知怎的，心內某種莫以名狀的忐忑一直在翻滾著。

彷彿，另一場依依不捨的告別，即將要降臨。

4.2

「男子４Ｘ１００決賽最後召集，請參賽者立即到召集處報到！」

陸運會上，男老師透過廣播器宣佈。

「嘩屌...原來今日都凍凍地，早知笠多件底衫！」阿源不斷擦拭著鼻水。

「好彩我著左長袖，如果唔係，連肥肉都頂唔住！」說罷，我打了個哆嗦。

穿著運動服裝的我們一起在場邊進行著一些簡單的熱身。

你沒聽錯，作為一名跑得超爛的肥仔，我參加了是次陸運會的接力跑。

4X100接力賽，當然不止我們二人，同隊的選手，分別是班上成績優異，名次僅次於阿古的瘦骨仙 - 嘉明。還有我們四人當中運動細胞比較強，一位名叫阿杰的男生。

我們這隊「精英」，先於淘汰賽獲得生還資格，後來更一直屎忽撞棍，最後擠身了於這場決賽之中...

一切都是阿杰和阿源的功勞。

而這場決賽的接力次序，是由嘉明先跑，阿杰跑第二，接著是阿源...

而最後竟然是由跑得最慢的我來接應尾捧，這種安排，可說是必輸無疑！

「嗨！大家一陣加油喔！盡全力跑埋佢！」阿杰把手伸了出來，示意一起握拳，鼓舞一下隊伍的士氣。

「好！」大家士氣高昂。

決賽即將開始，所有參賽者經已各就各位。

能夠進入決賽，對我而言已是一場神蹟，所以，即使最終我們於這場決賽中以最差的成績落敗，也會感到雖敗猶榮...

何況，站在我鄰線，同是跑最後一棒的人，可是那個傳聞中跑得非常快的籃球隊隊長，也是阿古曾經喜歡過的人，阿南！

還是隨便跑一下算了，根本沒可能勝出的，只要不包尾就可以了！

嚴陣以待，裁判的哨聲即將響起。

呯！比賽開始！

第一棒的阿杰果然鬥志旺盛，才剛起步，便以火箭般的速度突進，更以領先的姿態交出了第一棒！

嘉明接棒過後，雙腳竟笨拙地滑了一下，差點便要仆倒，卻無礙於比賽，只是處於了較落後的位置。他立即修正自己的腳步，全力衝前，最後以第五名交出了第二棒。

淪到阿源了。

他活像一頭狂牛，接棒之後，竟一邊仰天長嘯一邊往前疾走，更以不可能的速度追回了第二名的位置，與鄰線稍為領先的第一名選手叮噹馬頭。

這時，全場均向這頭奔得很快的瘋狗報以欣賞的叫囂和掌聲。

最後一棒了，我的雙腿開始有點震，原以為這場比賽是輸定了，卻竟然演變成那麼緊湊的地步...

接下來，我豈不是要跟身邊的阿南來一場死鬥比拼！？

觀眾席上的阿古，到底有沒有在看呢！？

她到底會支持我，還是支持他？

假如我贏了，她會開心嗎？

若然他輸了，她又會有何感覺？

「上啊！騾仔闊！」瘋狗的一聲大喝，把我的魂魄喊回到了跑道上。

手心忽地感應到由後方傳遞過來的棒子！

握緊！

身體上每一個毛孔，此刻瞬間全數開啟。

不要想太多，拔足就跑！

管他的輸贏，這些那些的，待我衝線之後再想吧！

有沒有聽說過，一個人的潛能可以是無可限量的。當潛能被真正發揮出來的時候，更可以是無法想像般強盛。

有沒有想像過，假如自己被一頭瘋狗，我指是真的狗，不是阿源...被張開血盤大口的牠從後追趕著，恐懼所觸發到體內的神經，一瞬間的潛能爆發，隨時令自己的逃奔速度變得前所未有地快，更會隨時比那條狗跑得更快！

很抽象，很難想像是吧，但現在的我，正正就是進入了這種狀態！

怎麼，眼角竟察覺不到旁邊有任何追趕上來的選手...

除了一直與我平排而上的阿南。

換言之，是我和他一起領先嗎！？

這種事有可能嗎！？

現場揭起了一陣不知是為誰而起的喝彩。

「個肥仔跑得咁快既！？」

「邊個黎架？咩班架？」

「唔係吓嘛，連籃球隊隊長都唔夠佢跑！？」

我猜，他們口中的肥仔，應該是指我吧。

有誰會想到，一個體型肥胖的人竟可以跑得那麼快，就連我自己也沒有想過！

！？！？！？！？！？！？！？

爆發力歸爆發力，但人的體力始終是有限的，平時甚少全速快跑的我只衝了一小段路程，便開始感到雙腿無力，身上的贅肉開始把爆發力拖慢，速度開始減緩。

阿南把我超越過去，甚至逐漸拋離...

已經到達極限了。

最後，我只能以第三名衝線。

也不俗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季軍。

自從那天開始，我經常在學校被一些自己不認識的人指著來說：他就是當日那個跑得很快的肥仔。

回想一下，當日的比賽中，雖然只是很短暫的一剎那，但我的而且確曾經有一刻是跑得比阿南快的，只是我後勁不繼，有頭威，但無尾勢。

看似很多人認識了我，卻從不能說出自己的名字。

雖然這種認同比較另類，卻確確實實地提升了我一點點的自信。

4.3

一月十八日，是阿古的生日。

一星期前，我預先跟她約定了，今個星期五放學一起留校溫習，而醉翁之意當然不在於酒，溫書只是掩飾，實情是想替她慶祝生日，而慶生的地點，是學校的天台。

我看了看手錶，現在的時間為六時正，外面的天色漸黑。冬天日短夜長，所以入夜的時間會比較早。

學校的天台是嚴禁學生內進的。

所以，前幾天我拜托阿源找來了打開天台閘門的鑰匙，至於那條匙是怎得來的，我並沒有過問，一向詭計多端的他自有辦法，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是結果。

「溫到有啲攰，不如出去行吓？」我扮作伸懶腰。

秘密行動即將要開始。

「好啊。」阿古也伸了一下懶腰，還打了個呵欠。

我一直引領著她往樓梯上走，往天台的方向。

「去邊度？」她好奇地問。

「跟我黎啊，我帶你去睇啲野！」我心裡急不及待。

「哦！」她沒有半點懷疑，只是一直跟著來。

我打開了天台的閘門，

「咦！？黎天台做咩！？」阿古感到有點詫異。

咔嚓！

門打開了，我先走了進去：「你喺度等等我先！」

過了一會，我再探頭出門外：「可以入黎喇！」

「點解你會有天台鎖匙既？」她問。

「唔好理住喇，入黎先啦！」我說。

她進來之後，我立即開啟了播放器，讓浪漫的鋼琴樂曲於天台裡悠然飄蕩著。

接著，我掏出了點火器，點起了手上那束微型的煙花。

這些煙花，是我於上個週末特地坐船到三家村那邊買來的。

在學校的天台上綻放煙花，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假如被老師發現的話，事後隨時會被記大過，單是擅闖天台這一點，便已經值一個小過。

風險相當大，但我不斷告訴自己，那是值得的，因為青春就是需要一股不顧一切的勁兒！

由於環境有點暗，我看得不太清楚阿古臉上的表情變化，應該會感到相當驚喜吧？

然後我拿出一早準備妥的生日禮物和生日卡，拱手送上：「生日快樂！」

整個過程中，她沒有太大的反應，沒有嘻哈大笑，沒有興奮雀躍，甚至沒有哼出半聲。

她伸手將禮物和卡接過，我感覺到，她的雙手好像有點震。

我再一次點起了煙火，這下終於看清楚她的臉了。

她臉上的表情，並不是我所預期的。

只見她輕抿著唇，盈光波動著的雙眼凝視著地上，看似醞釀著相當複雜的情緒，至於是怎麼樣的情緒，當時我實在無法看透。

「生日快樂...」我再說了一聲，希望她能給予一點反應。

「多謝...」剛才所感覺到的手震應該是真的，因為我聽見她說話的聲音也同樣在顫動。

「你...唔開心？」總覺得她現在的表現有點不尋常。

那種表情，既不是開心，又不是難過，實在有點兒難捉摸。

「多謝...」她再說了一聲，這次，她還向我鞠了個躬。

「唔好客...」

連氣字也還未說出口，她便打斷了我：「我都夠鐘翻屋企喇，我地下次再溫習啊，拜拜！」

然後，她一個轉身便走了。

這簡直是出乎意料的結果。

我已背上一身苦困後悔與唏噓

你眼裡卻此刻充滿淚

這個世界已不知不覺的空虛

Woo… 不想你別去

不知怎的，腦海竟浮起了這段歌詞。

阿古雙眼泛著淚光，但我肯定，那絕不屬於高興的淚水。

她何故突然離去？

是我做得不夠好嗎？

我精心泡製的這個驚喜，難道觸及了她心中某個不可侵犯的禁區？

實在想不透，到底我做錯了些什麼？

女人，真的很難捉摸耶！

4.4

自從上次的天台事件之後，我跟阿古的關係出現了點變化，而這種改變，絕對不是良性。

ICQ再沒有接收到任何屬於她的「喔噢！」，以前她偶爾會主動找我聊天的，現在即使換我主動找她，她只會回覆一些索然無味的單字，例如「嗯」「哦」「好」之類，甚至乎是已讀不回，雖然當時ICQ並沒有能偵查對方是否已閱讀訊息的功能。

就連每星期兩日的課後留校溫習，都變得無疾而終了。

「今日放學之後，留唔留低溫習？」我問。

「唔喇，今日要翻屋企幫手整啲野。」阿古說。

「咁星期五呢？」我又問。

「都唔得，學校有課外活動，我要去幫手。」她總能說出一些理由，諸多推搪。

感覺上，她一直在刻意避開我，而這種若即若離的狀態，經已持續接近兩星期了。

很難形容呢...這種難受的感覺！

這陣子，我一直感到十分懊喪，心坎有種被人用鎚子不斷挫下的疼痛。

「有樣野想講你知，不過唔知你想唔想聽。」有一天，阿源突然走過來跟我說。

「咩？講黎聽吓。」

「對你黎講係一個壞消息。」

無論是好是壞，總有一天要面對的，即管說來看看。

阿源吸了一口氣，然後說：「仲記唔記得邊個阿南？」

「記得啊。」

「有人見到阿古同阿南單拖去睇戲。」

！？

「邊個見到？」我心中一凜。

「你唔好理啦，總之就有人見到啦。」

「.....」我沉默不語。

腦海不斷將一些事情重組。

「咁係幾時既事？同埋邊度見到？」我問。

「大約一星期前，銅鑼灣時代廣場。」

我大概明白了，為何阿古當日於天台上會有著那些反應和表情...

原來是這麼樣的一回事...

我明白了。

阿源拍了拍我的膊頭：「唔好咁灰啦。」

「嗯。」我黯然回應。

為何我聽到了這個消息後，會感到如此失望？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早說過，做人要有自知之明，阿古這種完美的女生，又怎會看得上我這種胖子？

一定是上次於天台把她嚇壞了。回想起，那個所謂的驚喜實在有點過火，當時只欠一句我愛你，便是正式的表白了。

她定是洞悉到，原來眼前這個胖子喜歡上了自己...是喜歡啊，完全超出了朋友之間的那份好感。

被一個其貌不揚的胖子喜歡著，並不是一件人人能夠接受的事。

有些女生甚至會認為，這是一件令自己蒙羞的事。

阿古之所以跟我做朋友，ICQ中與我聊天，與我一起留校溫習，一起玩網上麻雀，借筆記給我參考...

一切一切，都只是基於她有一顆善良的心。

她應邀與我食晚飯，只是她不忍拒絕別人的一番好意。一直與我交流，只是她仁慈。

但，這並不代表她不介意，自己的另一半是一名胖子。

這簡直是一場妄想！一種奢求！我怎麼會想到自己能有幸成為對方的另一半？

那個阿南可是籃球隊隊長，典型的型英帥，而我則是典型的肥矮醜。而且，他又是阿古曾經喜歡過的人，也實在難怪...

往後的日子，我知道怎樣做了。

做人，本來就應該安份守己。

＃＃＃＃＃＃

卡拉OK房內。

「肥仔謙，玩鋪大話骰？」

我搖頭。

「一齊唱翻首歌？」另一人問。

我又搖頭。

我瞥了瞥電視屏幕，下一首竟是麥浚龍的《沒有人》，真諷刺。

「一係出去煲煙？」其他人又問。

我再搖頭。

大家的邀請，我都一一婉拒，此刻我只想靜靜坐著，喝一下悶酒。

這班是我在遊戲機中心所認識的朋友。

忘記了由何時開始，我經常到遊戲機中心流連，玩模擬賽馬遊戲，格鬥遊戲，賽車遊戲....

有時一玩便是大半天。

這群人有別於我過往的朋友圈子，他們的風格比較放縱，喜歡晚歸，喜歡往自己的頭髮上添加鮮豔的顏色，喜歡吸煙和飲酒...

雖然他們曾經引誘過我，但我只試吸了一根煙，之後便一直抗拒，只是偶爾會沾一點酒。

煙很臭，我很清楚，這玩意並不適合自己，相對之下，我比較喜歡酒。

也許大家會認為這是一種自暴自棄的表現。

我不否認，因為我心底裡的某處確是穿了個洞，很想找一些東西去填補，很想找一個能夠暫時抽離一下現實的地方，而這地方，非遊戲機中心莫屬。每次投幣之後，我彷彿體會到解除了身上一切珈鎖般的全程投入，得到幾分鐘的超現實快感。

「算吧啦，肥仔謙，條女擺明當你做水泡。見你有利用價值，所以咪一直利用你。」一群機友當中，其中一名跟自己比較熟落的男生說。

我向他分享了我和阿古之間的事，他給了我這麼樣的一個回應。

她利用我嗎？

其實亦有這個可能，試問有誰會願意親近肥矮醜？

若然對方不是有可利用之處的話。

只能說我輸了，一切都只是自己一廂情願。

有玩過或者見過別人玩過遊戲機中心裡的射擊遊戲嗎？

我指的是遊戲機台設有一把手鎗和用作迴避的腳踏的那一種，名字叫《Time Crisis》，是一個遊戲系列來的。

不知道也不要緊，只要曾經見過別人玩就可以了。

我總是覺得，能一下子將手鎗遊戲打爆機的人非常有型。一下子的意思，當然是指不需要投第二次幣，用一條命便將所有關卡闖過。

最終Boss倒下，爆機畫面出現，單手插著褲袋，另一隻手將那把殺敵無數，前孔冒著白煙的手鎗放回原位...

兩個字，瀟灑。

前陣子，為了練得這種瀟灑，我交了很多學費。經過了再三的練習，無數次的投幣，重覆又重覆的死過再死，不斷與每一個關卡的老大進行單挑...

正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鏟；只要有恆心，鐵柱磨成針。

終於，我於射鎗遊戲這個領域，創下了一點點的輝煌成就。

一條命把所有關卡闖破已經不再是問題，反而要滴血不減打爆機，偶爾還是會失手。

補充一下，一條命是有三滴血的。

打手鎗，我經已接近無敵，甚至到達了「神」的境界，更被獲封「鎗神」的美譽。

別人投幣下去，是在玩遊戲；而我投幣，是在表演。

「是那個肥仔鎗神啊！」每次我握起手鎗，總會聽到後面的人在說。而每次的表演，後方總會引來一班想偷學神技的觀眾。

其實，只要付出足夠努力的話，世上根本就無難事。

假如愛情的運作也是跟隨著這個定律而行的話，那就好了。

某次練鎗的時候，我瞥見一個有點眼熟的高大身影走進了遊戲機中心。

他向打鼓機投幣，雖然玩得不算十分出色，卻看得出是有點實力，而且姿勢也很不錯。

我留意到，有不少女生站在他身後觀看，無一不是露出欣賞的目光。

玩完打鼓機後，他到了籃球機那邊，再投幣。

他投籃的姿勢很美，命中率也很高，射籃過程如行雲流水般流暢，一看便知道他平時應該是一名籃球高手。

最後，他所得的分數竟是全場最高。

過程中，不少女生被這位籃球高手的英姿所吸引，越來越多人一起過去圍觀。

而射鎗遊戲這邊，只剩下被譽為神的我。

雖然正在進行一場表演，場面卻相當冷清，表演者更是莫名的孤獨落寞。

而最諷刺的是，那位籃球高手，原來就是跟自己同校的那個阿南。

自從那一次之後，我瞭解到什麼瀟灑不羈的都是假的，我一直以鎗神背後所帶來的虛榮感來彌補心靈上的某種空虛，而靠使一些如浮雲般的東西去修補一個人的心靈，原來是錯的。這種不等價的交換，未免過於廉價。

說穿了，其實我一直都想得到別人的重視，希望別人能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我很喜歡玩的那款格鬥遊戲當中，有一個名叫八神庵，使用紫色火炎的邪惡角色。每次開局，我必定會選用他，因為他的招式蠻厲害的，而且他同是叫八神...

八神太一的名字彷彿再沒有意思，自從機械暴龍獸變成了一座墓碑之後。

忘記了由何時開始，每次踏進遊戲機中心，心中那份鬱結便越覺積厚。

直覺勸戒我，生活並不應該如此，人生也不應該只有遊戲。

後來我想清楚了，我決定封鎗，決定不再流連這些充滿著二手煙的機鋪，決定做回自己...

做回最原來的那個八神太一。

只不過，當八神太一醒來的時候，原來這個學年經已來到尾聲了。

4.5

那年的七月。

考試順利通過，所得的成績應該足夠用作原校升讀。

接下來的，便是期待已久的暑假。

前陣子，阿古忽然從ICQ中傳來了短訊：「你好嗎？」

我不知道她這問候的用意何在。

最後我只是簡潔地回應了一聲：「很好。」

接著我們聊了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題，卻一直沒有提及那一晚於學校天台所發生的事。

聊到一半的時候，我忽然將ICQ的狀態由「上線」轉為「隱形中」，但我並沒有賦予她「天眼通」的權限。換言之，在她眼中，我經已下了線。

很難受呢，一直以一種假惺惺的官腔與自己喜歡的人在交流聊天。

字裡行間的那種感覺變了，可謂大不如前，甚至比最初始的時候還要陌生。

「聽講籃球隊隊長一直追緊學校一個女仔。」

「邊個？」

「隔離班既古嘉淇。」

某天，我在走廊上偷聽到以上的這番對話。

雖然與我無關，但聽見了後，內心還是有股燥動。

燥動之餘，還感到有點奇怪。

都已經接近半年了，為何阿古仍未成為阿南的女朋友呢？

她不是老早便已經選定了嗎？

＃＃＃＃＃＃

七月下旬。

全班同學為阿古辦了個餞行派對，大夥兒一起到了北角的某間餐店食日式放題，餐桌上一整晚都放滿了魚生壽司。

大部分人均準備了一份小禮物送給阿古，而我則兩手空空。

阿古的人緣真好呢，大家都很捨不得她，而且很多同學都表示明早會一起到機場給她送機。

對啊，她明早便要離開香港，到外國繼續她的學業了。

「明天晚飯後，能否到吃飯附近的海旁一下？我有些說話想跟你說。」前一晚，阿古透過ICQ表示。

「好，在接近公園入口處的那個位置等吧。」我一口答應，沒有推卻。

反正過了明晚之後，應該有一段很長的日子不會再見了，若然婉拒的話，很像欠缺了男生應有的風度呢，所以即管赴會一下吧。

況且，我尚欠她一些東西，也是時候還給她了...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她之前借給我的那本書。

.....

「趁最後呢個機會向佢表白啦。」阿源說。

「都去到呢個時候，仲表咩白...」我說。

我將阿古約我到海旁見面的事告知了阿源。

「其實你仲鍾唔鍾意佢？」他問。

「鍾意...」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她咁樣約得你，事情就一定唔係咁簡單...信我，一於表白啦！」

「唔簡單既意思係...？」我期待著阿源會說出一個自己很想聽見的答案。

「佢聽日坐飛機走喎！呢啲咁重要既時刻仲約你出黎見面，證明你喺佢心目中係有一定既位置，佢先會咁做。」

「但係...」如阿源所講是真的，為何我們的關係會變成這樣子...

「騾仔闊，認真答我？你係咪淆底？」

「淆咩底？」

「你唔敢示愛？」

「又唔係唔敢既，只不過...」事實上，我的確是卻步。

她即將要離開香港，示愛還有何意思？

「表白後，只會有兩個結果，一係佢唔接受你，然後叫你收皮；一係佢接受你，但要從此展開一場異地戀...」阿源往我的胸膛上輕搥了一下，彷彿這件事會對他構成影響一樣。「假如你唔表白，錯過左今次既機會，你將來一定後悔！」

我會後悔嗎？

不知道。

我只知道，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跟她說一聲：「我真係好鍾意你！」

……

好不容易，我終於捱過了這場Farewell Dinner。

說穿了，比起這頓晚飯，我更期待飯局後的一場邂逅。

人就是那麼口不對心。

到底阿古想跟我說些什麼話呢？

都已經來到這種時候了，還可以交代些什麼？

算算手指，我們的關係經已疏離了接近半年之久，回想一下，這段日子彷彿只是眨眼的一瞬間。

……

晚上十時許。

北角海旁。

我懷著戰戰競競的心情來到了這個地方，這是每個愛情故事都必然出現的場景。

沿途，我一直於這條人來人往的路上搜尋著她的身影。

越是找不到，心情便越是焦急。

白色恤衫，淺藍色短褲...那是她今晚所穿的衣著。

走了很久，也找不到這種身影。

只有很多迎面走來，到這裡緩步跑的男男女女。

！！！！！！！

終於覓得目標人物了。

她正挨著海旁的欄杆，眺望著高掛於黑夜中的那道銀月，看似滿懷心事。

我深呼吸了一下，準備踏步向前。

預想中的開場白和緊接著的對白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麼，上吧！

吐出一直埋藏於心底的那些話吧！

阿古，我很喜歡你。

！？

這時，某人比我更早一步走到了阿古的身旁...

是阿南。

他怎會在這種時候出現！？

二人挨在欄杆，一直在聊著。

而我則站到遠邊的樹下觀察著，等待著時機的來臨...

等那傢伙走了，我便過去...

！？

有沒有聽說過，越是志在的，越是不會發生；越是荒謬的事情，便越會以意外的姿態呈現於自己眼前...

！？

這時候，我竟然看到...

他們二人相互擁著。

他還一直輕拍著她的背，彷彿在表示：不用怕，有我在。

她背向了我，我沒法瞧見到她的神情，只知道，她擁著了他。

這...到底是什麼狀況！？

到底我來到這裡...是要幹些什麼！？

獻世嗎？

還搞不清楚對方約自己來到這裡的目的嗎？

很明顯了吧！以行動來告訴你，請不要再作夢了，請你死心，請不要...

請不要喜歡我！

這種拒絕的手段雖有點殘忍，但我卻認同這是最直接了當的方法，即使我是受害的那一方。

往傷口上灑鹽，是很有效的治療方法，雖然受傷的那位會感到很痛很痛...

這個時候，我跟阿南的目光互相接上。

我肯定，他是知道我的存在，卻無視著這個存在。

放棄吧，肥仔謙...

離開吧，肥仔謙...

人家是不會喜歡你的。

你不會爭得過型英帥的。

況且...你根本沒有與別人爭的資格！

我從地上那陀雨後水窪的倒影中，望見了自己...

看見了自己的模樣後，我不其然地踏後了一步...

我看你笑容蠻有福

開心得要哭　掩飾我孤獨

我知道，他一直在追求她。

==========

倒影中這個又肥又醜的胖子，到底是誰？

真的是我嗎？

不如...算了吧？

離開這裡吧，好嗎...？

我再踏後了一步...

我替我棄權而慶祝

他太風趣更顯出我木獨　最好早退出

論學位　論外表 總是缺憾

戀愛上競爭難道靠誠懇

原來，你約我到這裡，是想我看清楚，我們是如何的不相襯？

==========

人家常說，談戀愛是要講求本錢的。

樣貌，身型，才華...通通都是本錢。

肥矮醜...談什麼本錢？

憑什麼與別人爭？

我再退後了一步...

你有找幸福的自由

我未夠他得天獨厚

我也想對我這塊鏡擲石頭

我照鏡子也很擔憂 太好東西 無力佔有

幸福這玩意，並不是屬於我的。

==========

竟然想向人家表白，簡直就是痴人說夢話！

這時，身手笨拙的我，被地上的小石給絆倒，整個人往後扒下。

那夠膽問一聲可否

未拒絕我就自量地退後

你不知道應如何開口拒絕我？

不要緊，我自己會退出。

==========

完了吧，如無意外。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其實用不著你用行動來告訴我。

我從地上爬了起來，擦損的手掌流血了。

感覺有點痛...卻不是來自掌心，而是來自內心。

目光離開了擁抱中的二人。

忍痛地撤走，無謂妨礙她的情感。

轉身，離開。

我有這自卑的自由

你遇上他開心便夠

我這品性永遠似塊無用木頭

我照鏡子也很擔憂　太好東西無力佔有

我自卑？

究竟我輸給了誰？

==========

是輸給了自己嗎？

假使間決定 死都不放手 我更內疚

都已經沒所謂了。

==========

那段曾經與她親近過的日子，就當是發了一場夢吧。

等一天發夢　牽一牽你手　已快樂透

而這個夢，定會是我一生中所發過的，最美好的夢。

==========

＝＝＝＝＝＝＝＝＝

就是這樣，阿古離開了香港，更從此遠離了我的生活圈子。

她並沒有問，為何我當晚沒有出現，或者根本不需要問。

結果才是最重要。

我把她從自己的ICQ列表中刪除了，因為那個名字對我來說，再沒有半點意義，我的存在只會令她增添不自在。

所以，我懂的...

畢竟做人要識趣嘛。

5.1

八月。

凌老師的婚宴上。

「各位飲杯！」同學們一同站起來舉杯，祝賀著已成為人妻的凌老師。

盛裝的老師真的很漂亮，從來沒有見過她這麼美豔動人的一面。

「凌老師，今日你大喜日子，我地等陣有份禮物想送俾你！」某男同學說。

「係咩禮物黎架？」凌老師面露期待。

「一陣你就知架喇，但呢份禮物，陣間會由一位同學代表全班送俾你！」其他人又說。

我們無人不知，代表著全班送禮的這位同學其實就是阿源。

事源，我們一班同學一直商議，不如在凌老師的婚宴上獻唱一曲，當是我們一班學生的一點心意。

不涉及任何金錢，只代表心意，是這份禮物背後的意義。

那麼，由誰人來唱？

大家雖然踴躍提出，心底裡卻是不斷退縮，害怕在眾目睽睽之下在台上唱歌...

老實說，這真是一件十分需要勇氣的事，畢竟在場的人數一定不少，而且全都是自己不認識的人。

於是，我們決定了一個方法，就是進行抽籤，被抽中的那個人須要代表全班人上台獻唱。

與其說這是一份禮物，不如說這根本是一場惡作劇，被抽中的那個便是被作弄的人。

不幸地，阿源竟然被抽中。

不得不信這是一場命中註定。

婚宴的途中，阿源趁著現場的氣氛開始回落之時，忽然走了上台，表明自己是新娘的學生的身份，並想要即場來個才藝表演，為大家高歌一曲。

這當然是事先獲凌老師批准，畢竟這是人家的主場，怎能由得我們自作主張？

不過，歌曲是沒有預定的，我們都對選歌曲這方面表示沒所謂，給予阿源自由發揮的空間，只要不是粗口歌，想唱什麼就唱什麼。假如現場沒有可用的音樂提供的話，便用清唱。

站在台上的阿源與現場負責音響的工作人員密聊了一會，接著工作人員走回到了台下，為他進行準備。

全場的賓客為阿源鼓掌，更有人吹起了口哨來，對這位年輕人的勇氣表示讚賞，而那些人根本不知道，他某程度是被迫的...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什麼，阿源所唱的歌，竟是這一首...

如果你眼神能夠為我 片刻的降臨

如果你能聽到 心碎的聲音

沉默的守護著你 沉默的等奇蹟

沉默的讓自己 像是空氣

我認為，這是阿源刻意挑選的...

是唱給在場的，他一直暗戀著的那位她聽的。

大家都吃著聊著笑著 今晚多開心

最角落裡的我 笑得多合群

盤底的洋蔥像我 永遠是調味品

偷偷的看著你 偷偷的隱藏著自己

其實他跟我一樣，心裡一直放不下自己所喜歡的人。

只是...我們不能按一下按鈕，把情感一下子消除。

聽妳說妳和妳的他們 曖昧的空氣

我和我的絕望 裝得很風趣

我就像一顆洋蔥 永遠是配角戲

多希望能與妳 有一秒 專屬的劇情

暗戀，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一直只能處於被動的位置。

如果你願意一層一層一層的剝開我的心

你會發現 你會訝異

你是我 最壓抑 最深處的秘密

如果你願意一層一層一層的剝開我的心

你會鼻酸 你會流淚

只要你能 聽到我 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演唱完畢。

全場鼓掌，除了我，和台上的演唱者。

真正懂得歌詞的人，此刻不會拍掌。

討厭吃洋蔥的人。

有苦，只有自己知。

……

凌老師，新婚快樂。

謝謝你這一年來的教導。

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最終章

還記得我曾經提及過的那個羅馬戀人噴泉嗎？

今天下班後，經過家附近那個商場的時候，我忽發奇想，來到了噴泉這邊。

平時很少特地走過來的，今天一整日，腦海經常浮現出一種特殊的意識，驅使我走了過來。

可能是所謂的直覺吧。

十年了，才一眨眼，原來已經中學畢業十年了...

人們回憶過去的時候，經常用「轉眼間」之類的字句來形容。其實時間又怎會於眨眼間便過，經歷的過程中是很漫長的，只是我們採取選擇性記憶，將大部分百無聊賴渾渾噩噩的時光都忘記得一乾二淨。

然後，於將來某日回想起的時候，便會覺得，原來時間過得很快。

只要深思熟慮一下，這十年的時間，其實過得一點也不快，也不容易。

中五畢業後，曾經做過很多的工作，辦公室文員，售貨員，保險從業員，銀行櫃台，裝修工人等等...

各式的工種，幾乎通通都試過。亦因此，我經過很多次的撞板；很多次被上司的惡罵；很多次職場上的遇人不淑；很多次無論工作上，抑或人生上對自己的否定...

經過一重又一重的迷失混沌，才得以令我認清了自己，清楚瞭解自己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存在。

實不相瞞，經過了社會上多年的打滾，現今的我終於覓得了自己的終生職業，現在的我，可是一名全職的運動員，是一名游泳選手，還經常代表香港出席各種大大小小的比賽。偶爾，我也會當一下游泳教練，賺一下外快。

而緊接下來的，就是為來年的奧運作準備...

想不到吧？昔日的笨拙愚鈍的矮醜胖子，如今竟變得如此體型健碩，更成為了一名運動家。

我相當喜歡現在所做的事，至少每朝起床的時候都是渾身是勁，不會再像以前般頹然渡日。

請相信我，人生是無法預料的。

假如你跟我一樣，同是沒太多自信的人，請不要對自己產生任何的質疑。

假如人生是一齣電影的話，你才是你這齣戲的主角，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你想演一齣怎麼樣的戲，你想給予欣賞你這齣戲的觀眾留有什麼情感和印象，全在於你想如何發揮。

劇本並不是既定的，你是男主角，同時也是編劇，亦是導演，一切都是由你來主宰。

算是交代了一下自己的工作，至於感情路上嘛...

稱不上為坎坷，也不算美滿。

情人是曾經有過幾個的，卻都是交往了一年至兩年不定，原因很簡單，就是相處久了，大家發現原來對方並不那麼適合自己，所謂的性格不合。

說穿了，就是當日初次邂逅時所擦出愛情火花經已燃燒殆盡，火花無法釀成細水，最後唯有分開。

愛情就是這門子的一回事，很化學。

我坐了到噴泉旁邊，看著那緩緩噴出來的水柱，和旁邊那兩隻外貌逐漸變得殘舊的邱比特神像...

這麼多年，我始終無法找到一位願意跟自己攜手啟動這個戀人噴泉的女生。

「你係...雷梓謙？」忽然，附近傳來了一把女聲。

陷入了回憶思潮的我，緩緩地抬起了頭...

心想現在甚少會有人喚起我的全名來，通常只會叫我大隻謙，所以我肯定，這個人並不太熟悉我。

眼前的，是一名身穿黑色辦工室套裝，容貌悄麗的女生。

我花了接近十秒的時間，才聯想起這位女生到底是誰，再花了十秒鐘，才記起了她的名字。

「嗨...古嘉淇。」我站了起來，我的身高比她高出了一個頭。

「你真係阿謙？」她好像很驚訝，其眼神告訴我，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係啊。」千真萬確。

「真係好耐無見喇...」她一臉靦腆地撥弄了一下自己的秀髮。「有無十年？」

「應該有喇。」我表現得異常平靜，沒有了以前那種面對女生時的拘謹。

「哎...原來已經咁耐喇...」她一直微笑著。

重遇我，她很像感到很高興。

她跟以前一樣，笑容依舊燦爛。

「你變左好多，我差啲認唔到你。」她說。

「你都變左好多。」我說。她比以前變得更美，現在渾身散發著成熟的女人味。

「你而家喺香港工作？」我問。

「係啊...其實我都係兩年前先翻黎咋嘛，之前喺加拿大讀完書之後，喺嗰邊做左幾年野。」

「咁點解唔繼續喺嗰邊發展？」香港並不是一個容易過活的地方。

「唔喇，我發覺我有啲掛住香港，加上屋企人又喺呢邊，所以咪選擇翻黎。」

「哦...」她言下之意，看似是會長留在香港。

談到這，我忽然想不出可以怎樣把話題延續下去。

「你...」她頓了頓，然後問：「剛剛放工？」

「係。」我點了點頭。「你都係？」

「係啊...」她彷彿想講話，卻又看似不敢開口：「多口問句，你而家做緊咩職業？」

「運動員，香港泳隊代表。」

「哦！」聽完後，她揚了揚眉，彷彿眼前一亮。「真係估你唔到！好厲害啊！」

「邊係呢...」我摸著鼻頭，開始感到有點難為情。

對啊，其實就連我自己也猜不到。

於常人眼中，每位運動員的頭頂上都置有一個神聖的光環。

「你而家喺度做緊咩架？阻唔阻你？」她問完後，看了看自己的手錶。

「唔阻...我喺度坐吓休息吓咋嘛，都準備翻去架喇。」我問了個一直很想知道的問題：「你而家係咪都係住喺附近？」

如果是的話，偶爾聚舊一下會挺方便。

「係啊，同以前一樣。」

「哦...」很好。

「係呢...你拍拖未？」她突然這樣問。

「暫時未...」我想著她這問題背後的用意。「啱啱分手無耐。」

我又再回憶起，十年前，她臨離開前的那一晚，約我到了海旁，我所看到的那一幕...

雖然事隔多年，但我仍然想把事情弄清楚，去弄清以前的那個我，在她心目中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存在？

這時，她向著我身後的方向揚手，像是向著某人打招呼示好。

我回身看，發現迎面走來的，是一個穿著西裝，我不認識的男人。

「我先生到喇...」她從手提包裡掏出了最新的IPHONE 7，遞給了我：「可唔可以留你個電話俾我，得閒約你出黎飲野？」

「好啊，無問題。」我鍵入了自己的電話號碼。

身後的戀人噴泉忽然響起了音樂，彩光四射...

原來是一對情竇初開的中學生，把噴泉的神秘裝置啟動了...

他們手牽著對方的手，另一邊手，則觸著兩座邱比特神像的小手...

一對小情人，臉上洋溢著羨煞旁人的幸福。

我將電話交回給了她：「搞掂。」

她挽起了丈夫的手臂，跟我道別：「再見。」

「再見。」

我也是時候回家吃飯了。

來到家樓下，褲袋中的手機震了幾下，應該是whatapps收到了短訊...

果然是，來訊的人竟然是她。

古：「一直想跟你說聲對不起，當時是我太懦弱了。」

我：「哦...已經事隔那麼久了，忘記它吧。」

古：「嗯...那麼，下次再聊！」

我：「好。」

古嘉淇
最後上線於今天　19:35

那一晚回家後，我突然心血來潮，想要於電腦上安裝回經已完全過時的ICQ，來進行一下懷舊。

想不到自己還記得當時帳戶和密碼，或者這玩意實在太有代表性了，實在一世難忘。

安裝好了。

名單上的名字，全都是紅色的。

相信現今這個年代，再不會有人用這種媒介來通訊了。

！？

某個紅色的名字，傳來了訊息...

是阿古。

訊息傳來的時間，是十年前...

200X年9月1日

古淇·Sharon：「你為什麼不來海旁？」

古淇·Sharon：「我等了很久，但你最終卻沒有出現...」

.....

200X年1月7日

古淇·Sharon：「學年經已過了一半，還是有點不習慣這邊的生活呢...你那邊過得如何？」

古淇·Sharon：「聽說阿源在凌老師的婚宴上獻唱，真想在現場聽一下。」

.....

200X年2月10日

古淇·Sharon：「我想你誤會了，我並沒有跟阿南在一起，我喜歡的人其實是...」

古淇·Sharon：「總之你誤會了！」

.....

200X年2月14日

古淇·Sharon：「聽說異地的戀愛並不長久？你相信嗎？」

古淇·Sharon：「我一直都很怕，所以才...」

……

200X年5月30日

古淇·Sharon：「我即將放暑假了，會回來香港一下，到時候可以找你嗎？」

……

這是最後一個她從ICQ中傳來的訊息。

奇怪…為何當時的我沒有看到這些訊息？

記起了，那是個MSN交接ICQ的年代，人人都開始轉用MSN，都不再用ICQ了。當時的我一定是順應著潮流的改變，將ICQ塵封了，所以把訊息都統統錯過。

這個時候，我打開了IPHONE的音樂播放列表，隨意地往螢幕上觸碰了一下…

當天不敢抱實你　只去逃避 舊日獨有情份都失之交臂

懦弱地妄想　造個機器重遇你

……

沒法改寫既定結尾，就期待下世紀。

==========

後記：

2017年3月xx日

她，成為了我生命中某個「曾經」的註解。

科技雖日新月異，由ICQ跳進了IPHONE 7，但回到過去的時光機仍然無法打造。

為了紀念那段似有還無的戀情；為了釋去多年前便一直耿耿於心的某份舊懷；為了緬懷一下八十後的青春年代...

今天，我自信滿滿地寫下了這個故事。

很想跟以前那個有點不中用的八神太一，說聲對不起，當時是我太懦弱了。

也想跟將來那位將要面對很多未知之數的我，說聲加油，和繼續努力！

《完》

外傳 - 阿古

「阿古，到底你鍾意肥仔謙啲乜？」家政堂的時候，身旁的凱晴細聲問道。

「唔...鍾意佢善良...同埋好人囉。」提到了他，我頓時感到有點害羞。

凱晴是我的好朋友，我們會互訴心事，包括...自己所喜歡的人。

「佢咁肥...邊襯得起你？」

「咁愛情唔係剩係睇樣貌架嘛...」我回應：「安全感都好重要。」

「安全感！？你貪攬住佢既時候，好似喺冒險樂園中左頭獎咁！？」

「哈...你咪咁衰啦！」她指阿謙是那些大玩偶。

「我真係佩服你，咁肥膩既野，我哽唔落。」

我沒有答話，只是默默回憶起，為何自己會對他產生了好感。

大概，要將時間線調回到較早前...

＃＃＃＃＃＃

「唔該，可唔可以借幾蚊俾我搭車啊！？我跌左銀包啊！」一名年老的婆婆於街上不斷向途人苦苦哀求著，卻一直無人理會。

香港人，真的很冷漠。

大概他們認為，這位婆婆是白撞，用遺失了錢包作理由，四處騙取別人的錢。

正當我打算上前伸出緩手之際，他出現了...

我認得，他是我的同班同學，名字叫阿謙。

「婆婆，我呢度有十蚊...」他從褲袋裡掏出了錢：「拎去用住先啦！」

「多謝哂！唔該哂！」婆婆接過錢後，一臉感激，還不斷向他低頭道謝。

他又說：「你要去邊度搭車啊？」

婆婆回應：「我要搭62號小巴。」

「不如我陪你過去啦！呢度車多啊，有啲危險，前幾日先有人喺度俾車撞到咋！」

於是，他扶著這位行動有點不便的婆婆，走到了對面馬路，並指示她坐上了合適的小巴。

＃＃＃＃＃＃

偶爾，我會走到街上，餵飼一下那些無人理會流浪貓狗。

某天放學後，我帶備了一些乾糧，來到了家附近那個公園，打算餵飼一下那些瘦骨嶙峋，無家可歸的動物。

當日，我再次遇到了他，在那個很多流浪貓狗的公園裡。

他從背包裡拿出了幾個麵包，撕開成碎，撒了到地上。

接著，一眾流浪貓狗紛紛圍了過去，吃著地上的麵包碎，而他則一直蹲了在旁，神情滿足地看著這些貓貓狗狗。

後來他忽然又跑到了附近的便利店，回來的時候手上多了兩枝水，原來是買給那些正在大快朵頤中的動物。

也對，貓狗們一直吃著麵包，相信一定會感到口渴。

他真的很善良。

當時的我生起了這個想法。

＃＃＃＃＃＃

很快，我便要到加拿大讀書了。

真的很感激他當日在學校天台上為所我預備的那些驚喜。

我感到很高興，畢竟從沒有男生會為我做到這種地步，他的付出，實在令我為之動容。

我知道，他是喜歡我的。

但，我始終沒有勇氣去接受，因為我害怕自己控制不來這種不真實的遙距戀愛。

世間上最遙遠的距離，莫過於明明是兩情相悅的二人，卻必須隔著個汪洋大海，不但見不到面，彼此還要過著晝夜癲倒的生活。

這樣的關係，我真的沒信心能夠維繫。

而且，對他而言，這並不公平...

我怎能為了滿足自己，而妄顧了他的感受，讓他去承受單思念掛的苦？

希望佢能諒解，我無聲告別背後的苦衷。

＃＃＃＃＃＃

我想通了。

青春，根本就是一場賭注。

我決定跟阿謙坦白說出自己心底裡的所有感覺，就在離開香港的前一晚。

我一直在海旁等著，想起待會要跟他說的話，心跳便不其然加快...

能否開花結果，待會便知道了。

「嗨！阿古！」一把男聲，卻不是期盼著的那個人。

我回身一看，原來是阿南。

「自己一個？」他問。

「唔係，我等緊人...你又會喺度既？」

「其實我係特登跟過黎，因為我有啲說話想同你講，其實我...」他說。

「其實我等緊阿謙。」我打斷了他。

我知道，他想跟我說些什麼，但恕我無法接受。

「肥仔謙？」他感到錯愕，其眼神告訴我，他好像明白了些什麼。

「嗯！」

「即係...我已經無機會？」

「嗯！」

他苦笑了一下：「過埋今晚，大家可能無乜機會再見。」

「放暑假既時候，我會翻黎探你地。」

「臨走之前，可唔可以攬吓，當係朋友之間既道別？」他提出了這麼樣的一個要求。

「嗯...」畢竟大家一場朋友，只是一下擁抱而已，沒有推卻的理由。

「一路順風。」

「多謝你。」

我跟阿南道別過後，便繼續於海旁等待著阿謙的來臨。

想深一層，我幾乎連女生的矜持都豁出去了，於這麼重要的時刻約他到這裡見面，相信他定會猜到其背後的用意吧！？

我一直等，一直等...

海旁的人逐漸散去了，他始終沒有出現。

我猜，或許這是他給我的最後答案。

不健康的異地戀愛，無謂開始...對吧？

我明白的。

無聲的告別，是我曾經給他的...

如今，他還給了我，不拖不久。

作者的話

故事背後：

大概在一年多前，我在網上聽到了《自動棄權》這首歌，當時心裡大有感覺，覺得這份詞彷彿是為自己度身訂造。於是我心血來潮，決定要於不久的將來寫一個關於肥仔的故事，寫一個關於自卑的故事。

起初以為，這肥仔故應該不甚討好，畢竟故事中的肥仔並不是個討好的角色，所以我對這個故事並沒有抱有太大的期望。

最後卻感到喜出望外，故事引來的反應好像又不錯，看來不少人也曾經擁有過一段肥胖的童年...

或者更正一下，大家都曾經歷過一段不甚愉快，載有遺憾，沒太多自信的青春。

而青春期出現這種現象，是正常的。

假如你就是那個沒太多自信的人，我明白你，我絕對是你的知音人。

I Know That Feel, Brother!

我以前也曾經肥胖過，也經歷過非常欠缺自信和感到自卑的階段...

那個階段，真的非常難受，自己好像什麼也不是，一整天都要活在自卑的陰霾之中，沒有自己的個性，很容易受到別人影響，只能跟著別人的步伐去走。

寫這個故事，除了希望紀念一下自己那段稍為欠缺色彩的青春之外，還希望能為同是沒自信，或者同是身為肥仔的大家提供一點鼓勵。

最重要的，當然是希望與那位「她」在故事中重遇，讓不曾於現實出現過的夢幻情節，於故事中與「她」共同經歷一次。

雷梓謙：

故事中的肥仔除了自卑，他還很迂腐。這種人，每個人的身邊總會有至少一位，只是他們不曾表露自己的心境，一直在別人面前逞強；而你又從不會主動前去關心這個人，一直都把他忽略。

雖然你並不察覺，但心底裡充滿著灰暗的這種人卻是存在的，而那個曾經的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若然你看完這故事後，有種身同感受的感覺，我替你感到難過，因為現在的你定是過得不太愉快。

同時又恭喜你，因為屬於你的光輝時代，即將會降臨於你的生命裡，只要你肯為自己作出一點點的改變，並承諾自己，終有一日，我會成為一個不一樣的我。

對不起了，各位肥仔，假如你看到「自動棄權」，即海旁那一部分，內心感到很痛，或者感到難過，那是正常的，因為當我在寫的時候，心情也很複雜，彷彿自己也親歷其境，很傷心很氣餒。

「現實」與「童話」：

女神與肥仔，從來不會扯上任何關係。兩者之間的兩情相悅，就是我最初所指的童話式美麗。而肥仔心裡那份自卑，經常亂想一通的內心世界，還有被身邊的人所嫌棄，就是現實的殘酷。

人類很膚淺，總愛以貌取人。美女不會喜歡肥仔，正如美男不會看得上肥婆。

例外當然是有的，要不，那就是真愛，要不，就是那個肥的很有錢。

求學時期的戀愛，往往樣貌外型作為先決，內涵什麼的，眼不見為乾淨。

靚仔有型，身邊自然多女；肥矮醜，左手只須輕輕扶著。

直至走入中年了，才會開始有人懂得欣賞你內在的優點，畢竟女性也要開始面對現實，她們早晚會發現到，原來樣貌外型並不是最重要。有承擔，有安全感，有上進心，有事業，有個家，才是她們最需要的依靠。

最重要的，女人到中年，會開始迎接風光不再；男人到中年，才是光輝歲月的開始。

所以，投身社會以後，很多舊時不太顯眼的毒撚/肥閪，會變成了她們眼中的荀盤，人生就是那麼諷刺，往往先苦後甜，雖然先苦後苦的個案亦大有人在...

若然你清楚明白剛才我所提及的是怎麼樣的一個現象，我替你感到唏噓，因為青春和時間經已回不來，我們都老了。

很抱歉，故事中的古嘉淇，現實中是不存在的，那有這麼完美的女生？不論是外表，抑或她的思想。

故事中的雷梓謙，現實中卻是比比皆是，有血有肉...

題外話，記得自己仍是一名死肥仔的時候，我曾經向某位她在ICQ中示愛...

「我愛你！」毫無技巧可言，直接了當。

當時，她竟然作出這樣的回應：「你知道『愛』和『喜歡』有什麼分別嗎？」

「.....」我無言。

因為我知道，是次示愛已經失敗，是完敗那一種，還要承受著她的技術性反擊，被她施展一記回馬鎗，問到我口啞啞。

我情願她直接回答，她不喜歡我。

當時的我，並不懂得回答這個問題。

直至很多年後，我才明白兩者的分別。

喜歡是一種感覺，而愛則是一種表現；喜歡可以是一時性的，但愛一定是渡過一些年月。

假如當時我所講的，是我喜歡你，而不是我愛你，劇情的發展又會是怎樣呢...

實在太多可能性了，但結果應該都是一樣，就是被對方拒絕，分別只在於她如何將我收皮，直接抑或間接，不留情面還是給我幾分尊重。

最後雖然是被拒絕了，但我並沒有感到後悔，至少我表白過，至少我曾經鼓起過這股勇氣...

並不像肥仔謙，明明在叫糊，卻因為自己的懦弱，錯失了他生命中那位很重要的女孩...

雖然，那只是個虛構出來的故事情節。

大家謹記，無論你是肥仔也好，瘦仔也好，假如你也有自己所喜歡的人，就拿出一點勇氣來，不要讓自己的青春留有任何遺憾！

我深信，青春的戀愛種子能否萌芽結果，從來只講求栽種者能否付出足夠的勇氣，而不是你問我愛你有多深，畢竟青春本身就不應該牽涉到愛 (性愛是可以的)，青春就是需要一時的衝動！

為什麼我喜歡你！？

因為我的感覺告訴我，我真的很喜歡你！感覺是無法解釋的！

正如你拉屎的時候，當屎被擠出肛門的那一剎，為什麼總會有種莫名的興奮！？解釋不到對吧！？因為這就是一種感覺啊！就是我對你的感覺啊！

試，唔一定得。但唔試，就一定無。

雖然這句話很廢，但這是事實。

感謝收看。